

淵鑑類函

卷三十七之卷三十九

淵鑑類函卷三十七

地部十五

江 朝濤

江一

原釋名云江公也諸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 風俗通

云江貢也所出珍物可獻貢也 周官揚州其川三江

按三江漢書地理志注岷江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

徐陵爲北江蓋一源而三目

鄭元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

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又山海經三江者大江中江北

江也汶山郡有岷山大江所出峽山中江所出東注大江岷山北江所出東注大江其源皆在蜀也又韋昭說

岷江松江浙江亦悉在吳也又沈懷遠南越志曰廣信江始安江鬱林江亦爲三江在越也 按水經

地部

淵鑑類函卷三十七

江

一

及荊州記云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可以濫觴在益州

建寧滿江縣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爲南

江初在犍爲與青衣水汶水合至洛縣與洛水合東北

至巴郡與涪水漢水白水合東至長沙與澧水沅水湘

水合至江夏與沔水合至潯陽分爲九道潯陽記說九江一日白鳥

江二嶰江三鳥土江四嘉靡江五峽江六源江七廉江八提江九菌江東會於彭澤經蕪

湖名爲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爲北江而入海也按南徐州

今潤尚書稱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江別爲沱水又東至于澧

澧水名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地名東迤以氏反北會于匯胡罪

在荊州反匯澤即東爲中江入于海是也凡長江之別有郢江

彭蠡也

任豫益州記曰郫江大江之支也亦曰汶江益州記曰

落江亦曰前水在蜀與洛水合郫音郫汶江汶江源出

玉輪下墊江崔鴻西京記曰吐谷渾觀墊江源問魯和曰

阪下墊江此水經仇池而過晉壽山沱渠始號墊江至

巴郡入大弱柳江別支為弱柳江浙江為汜至會稽山

江墊音疊弱柳江別支為弱柳江浙江為汜至會稽山

陰為浙江又顧野王云浙江發源東陽新安松江劉澄

之間不與岷山之江相涉至錢塘入於海松江揚

州記吳縣有松江凡長江有別名則有京江禹貢所謂

自吳入海今蘇州凡長江有別名則有京江禹貢所謂

北江也今潤瓜步江今揚州六合縣界西南對潤州江

州丹徒縣也瓜步江寧縣即魏文帝及後魏太武帝所

處鳥江即項羽死處今曲江枚乘七發曰觀於廣陵之

興郡有曲江今韶州是也又漢司馬相如弔秦二世賦

曰臨曲江之隘州此即長安也以其水曲折甚類廣陵

樂遊園凡江帶郡縣因為名則有丹徒江錢塘江會

稽江山陰江上虞江廣陵江鬱林江廣信江始安江祥

稽江山陰江上虞江廣陵江鬱林江廣信江始安江祥

稽江山陰江上虞江廣陵江鬱林江廣信江始安江祥

稽江山陰江上虞江廣陵江鬱林江廣信江始安江祥

柯江成都江 尚書禹貢曰江漢朝宗于海 又曰三

江旣入震澤底定 春秋元命苞曰牛女爲江潮江潮

者所以開神潤化故其氣湍急 **增**晏子曰吾聞江深

五里海深十里 列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

江二

增圖經曰媯水入東海釐降二女子于瀉汭豈其是乎江

裏有上中下三憊言舜二女降時瀉地高險迴曲使者

至險輒憊然三歎故曰三憊 **原**孫卿子曰子路盛服

見孔子孔子曰由是檐檐者何也在昔江出於汶山其

始出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

可涉也非唯下流水邪今汝衣服旣盛顏色充盈天下
且孰肯諫汝乎

增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問孔子於子

貢子貢曰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
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

呂氏春秋曰伍員如

吳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從而請焉丈人渡之
絕江問其名族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
劍也丈人不肯受伍員過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
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

原

列女傳曰楚

昭王貞姜齊女也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江水大至使
使者迎夫人忘持符夫人不肯出使者還取符未及臺

已壞流水而死

增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

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

華陽國志曰李冰於湔山下

造大壩以壅江水外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溪於南江命曰犀牛里後轉犀牛二頭在府中一頭在市橋二頭沈之深淵又作三石人立水中與江神要曰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迄今蒙福

原謝承後漢書曰吳

郡王闔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闔拔劍斫水罵伍子胥

水息得濟

增又曰吳郡沈豐爲郡主簿太守第五倫

母老不能之官倫每至臘節常感戀垂泣遣豐迎母廣陵母見大江畏水不敢渡豐祭神令子孫對母飲酒因

醉臥便渡

原

列女傳曰廣陵姜詩妻事姑至孝姑好

飲江水水去家七里妻常雞鳴泝流而汲而阻風雪不

時得水詩責遣之妻寄鄰家紡織給與詩聞追還舍側

立有涌泉出味如江水

吳志曰魏文帝出廣陵望大

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

吳鑑曰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見波濤洶涌

歎曰此固天之所

以限南北也遂歸環濟吳紀曰步騭表言北降人說

北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大江吳主見呂岱說騭言北

欲以沙囊塞江每讀其表輒獨失笑此江自開闢以來

寧可以囊塞之乎

增

通鑑曰晉太康元年二月王濬

唐彬擊破丹陽吳人於江碛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

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 晉書曰祖
逖為奮威將軍及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不清中原而
復濟者有如大江 世說云桓宣武在南州與會稽王
會於溧洲漾舟江側謝公亦在坐狂風忽起波浪鼓涌
非人力所致桓有懼色會稽亦微異惟謝怡然自若頃
間風止桓問謝曰向那得不懼謝徐笑曰何有三才同
盡理 南史曰紀僧真宋時為齊高帝尉軍府參軍主
簿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高帝曰詩人采蕭蕭即艾
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 又曰王僧辨與陳霸先討侯
景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辨再拜告天曰僧辨忠臣

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流 丹徒志類集云江水至金山分爲三冷中朝故事李德裕使取金山中冷水水記楊子江南冷水第一蔡祐竹窗雜記石排山北謂之北灑劉伯芻水品以中冷爲第一陸羽茶經以爲第二東坡詩中冷南旁石盤陀蔡肇詩中冷之西古石排 錄異記曰恩州大江之側崖壁萬仞有洞門中有仙人江中船人呼之往往即出多著紫衣下窺江岸躊躇久之方去有旭川劉宰宏曾過此灘呼之果出 方輿勝覽曰孫忌使周對世宗云長江千里險過金湯 春渚紀聞曰蘇軾元祐四年出

典餘杭時水官侯臨亦繼出守上饒過郡以嘗渡江敗舟於浮山遂畫回江之利以獻從公相視其宜一自富陽新橋港至小嶺開鑿以通閑林港或費用不給則置山不鑿而令往來之舟般運度嶺由餘杭女兒橋港至郡北關江漲橋以通運河一自龍山閘而出循江道過六和寺由南蕩朱橋港開石門平田至廟山然後復出江道二十里云 聞見後錄曰蘇軾書傳曰禹貢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味異故至于今有三泠之說古稱唐陸羽知水味三泠相雜而不能欺不可誣也許敬宗對高宗曰古

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蓋江河以味別敬宗先言之矣

又曰程伊川過漢江中流船幾覆人皆號泣伊川但正襟安坐有老父問曰君何甚莊伊川曰心守誠敬耳老父曰孰若無心 冷齋夜話曰王榮老嘗官于觀州欲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必蓄有寶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惟玉麈尾即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研虎帳獻之皆不驗夜臥念曰有黃魯直草書扇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一餉而濟

原導江

絕漢

出岷山東流

絕漢入海

荆池

楚

望

淮南子曰昔荆楚之地汝潁

楚之望也

漢沮漳楚之望也

古禹皋陶久勞於外民乃

四瀆

四瀆

六川

安東為江北為河南為淮

西為濟四瀆已

為外民乃

乃居遼水黑水

何為六川河水

吐貝

納龜

赤水

遼水黑水

何為六川

河水

吐貝

納龜

春秋

赤水

蓮斗

尚書曰九江納錫大龜

濫觴

縈帶

素山

松宜

萍實

萍實

都記

曰對西陵南岸有山其峰孤秀人自山

縈帶

素山

松宜

萍實

萍實

萍實

菱華

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

萍實也

可剖而食之吉祥惟霸者能獲之使返王遽食

之甚美

傅元歌曰有女殊代生涉江采菱華上翳青

雲景下鑿

雲景下鑿

之甚美

可剖而食之吉祥惟霸者能獲之使返王遽食

傅元歌曰有女殊代生涉江采菱華上翳青

雲景下鑿

雲景下鑿

雲景下鑿

雲景下鑿

雲景下鑿

綠水波

雲景下鑿

鸚洲

鵲岸

鄒道元注水經曰江水至江

鄒道元注水經曰江水至江

鄒道元注水經曰江水至江

鄒道元注水經曰江水至江

山江右岸當鸚鵡洲左傳曰昭王十六年冬楚子伐吳吳人敗之於鵲岸西京記曰今居巢江南水有鵲尾

清者

祭胥

弔屈

董覽吳地記曰夫差立子胥以忠

是也馬與羣臣於江設祭置壇國人因為立廟漢書揚雄

弔屈原文過湘沅而主不容自投江而死作書往往撫

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

捐玳

喪珮楚辭曰捐余玳

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劉向列仙傳曰江妃二女游江濱見鄭交甫

兮豐浦遂解珮與之交甫受珮而去數十步懷中無珮女亦不

見郭璞江賦曰感交甫之

喪珮悲神使之嬰羅是也

沈書投局蕭方等三十

祿殷羨之還豫章貴游多憑寄書羨之至版橋投書於

江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臧

榮緒晉書曰陶侃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

人當惜分陰參佐或以戲廢事者乃取其蒲博碁局之

具悉投雙流九派蜀江至潯增學字投

書

巴江勢若巴字唐李遠詩杜宇呼

青龍

白馬

在江

松江府城北上接松江下通滬瀆吳孫權造青

原笑

龍戰艦於此故名

江在成都府崇慶州東北

吳王

多糧穀雖武騎千

隊無所用也乃還

使君灘

中郎浦

復縣南又經羊腸虎臂灘楊亮為益州至此而覆舟懲

其波瀾蜀人至今猶名之為使君灘

又曰江水又東

至華容縣西左逸為中

夏水右則中郎浦出焉

發黃岑

激赤岸

安郡有東北二江北江發源於桂陽之臨武黃岑山東

江合於郡東注於南海

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

貢北江也關漫三十里通望大壑常以春秋朔望輒有

大濤聲勢駭狀極為奇觀濤

至北江激赤岸尤更迅猛

黃金浦

紫貝關

經注曰江水東至長沙下雋縣又東之右岸有城陵山

摺

山有故城東接微落山江之南畔名黃金瀨瀨東有黃

金浦

楚辭曰芙蓉蓋而菱華車紫貝闕而白玉

堂王逸注曰紫貝水蟲也援神契曰洪水出紫貝

過采石

使高麗

侯鯖錄李白過采石江酒狂入水捉月末李惠公端使高麗渡江遇風

濤橋折舟人大恐公怡然讀書若在齋閣時

原合沔水

灌錦城

史記河渠書曰

蜀守李冰鑿離堆山辟暴水之害穿二江灌成都城此渠皆可行舟有餘用溉浸百姓又享其利至於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

不惡小谷

不逆衆流

墨子曰江

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流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無不受之苟有所逆衆

南國之紀

岷山之源

詩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四瀆之首

百谷之王

見前老子

要離推戈

靈均任

石江賦云悍要離之圖慶在中流而推戈注云要離吳之勇人也吳王欲殺慶忌慶忌走捷王以六馬逐之不及要離乃與慶忌俱渡江中拔劍斬慶忌

賦云悲靈均之任石注曰靈均屈原字也任懷也

周穆叱龜

溫嶠斃犀

紀年云周穆王至於九江叱龜

晉書云溫嶠至牛

地部

江

渚傳言水深不可測乃然犀角照之須臾見水族奇怪
或乘車馬至夜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隔何苦相照
甚惡之未幾而卒

畫水而渡

鼓楫而過

許邑人丁義始授

神方因還豫章江水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
而渡漢書云張禹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人

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厲聲言曰子胥如
其有靈知其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

增色如鴨頭

源出龍鼻

唐書東彝列傳有馬訾水出
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故名

鴨綠江唐太宗征高麗耀兵於鴨綠水即
此四川有清漪江源出龍鼻山會於涪水

江四

原沔被江水

導於岷山

安流

楚辭曰令沅湘兮無
波使江水兮安流

大溢

詳河

永

江之永矣
不可方思

流

而爲

誓

祖遜

涉

芙蓉

采

黃龍負舟

郭璞江賦云駭黃龍之負舟識伯禹之仰嗟
注曰駭驚也禹濟江有黃龍負舟舟人大驚

禹乃仰天而喟曰余受命于天竭才
養人生死命也何憂焉龍乃去之
兩蛟挾舟郭璞江賦云壯

荆飛之擒蛟終成氣乎太阿注曰荆飲飛得太阿寶劍
從楚王渡江江神將奪之風波大起兩蛟挾舟飲飛以

劍斬蛟風乃止故思而
壯之終能成劍之神氣
增色若黛玉杜詩 泝凌天之

騰波柳宗元 江流悍急韓愈送區冊文 大江湏洞支流合

輸劉禹錫 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即遠澹為安流

柳宗元興 **原** 鮫人構館於懸流 泉客築室於巖底

江賦

江五

原 詩宋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江南倦歷覽江北曠

周旋懷新道轉迴尋異景不延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

地部

川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爲傳
梁沈約泛永康江詩曰長枝萌紫葉清源泛綠苔山
光浮水至春色犯寒來臨睨信永矣望美曖悠哉寄言
幽閨妾羅袖勿空裁 又渡新安江貽京邑遊好詩曰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洞澈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
仞寫高樹百丈見游鱗紛吾隔嚙滓寧可濯衣巾願以
潺湲水霑君纓上塵 任昉濟浙江詩曰昧旦乘輕風
江湖忽來往或與歸波送乍逐飈流上近岸無暇目遠
峰更興想綠樹懸宿根丹崖顏久壞 又嚴陵瀨詩曰
羣峰此峻極參差百重嶂清淺旣漣漪激石復奔壯神

物徒有造終然莫能狀 劉孝綽還渡浙江詩曰季秋
弦望後輕寒朝夕殊商人泣紈扇客子夢羅襦憂方自
難遣况復阻川隅日暮愁雲合繞樹噪寒鳥濛漠江煙
上蒼茫沙嶼蕪解纜辭東越接觸驚西徂懸帆似馳驥
飛櫂若驚鳧言歸遊俠窟方從冠蓋衢 王臺卿臨滄
波詩曰高軒臨不測清江窮廣深天邊生岸影水上結
雲陰風來白華起潮滿黃沙沈 陳陰鏗晚出新亭詩
曰大江一浩蕩離悲足幾重潮落猶如蓋雲昏不作峰
遠戍惟聞鼓寒山但見松九十方稱半歸途詎有蹤
周庾信奉和泛江詩曰春江下白帝畫舸向黃牛錦纜

迴沙磧蘭橈避荻洲濕花隨水泛空巢逐樹流建平船
林下荆門戰艦浮岸社多羣樹山城足迴樓日落江風
靜龍吟迴上游 又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詩曰校尉
始辭國樓船欲渡河輻軒臨磧岸旌節映江沱觀濤想
帷蓋爭長憶干戈雖同燕市泣猶聽趙津歌 隋煬帝
夏日臨江詩曰夏潭陰修竹高岸坐長楓日落滄江靜
雲散遠山空鷺飛林外白蓮開水上紅逍遙有餘興悵
望情不終 薛道衡入郴江詩曰仗節遵巖會揚舲沂
急流征塗非白馬水勢類黃牛跳波鳴石磧濺沫擁沙
洲岸迴槎倒轉灘長船却浮緣涯頻斷挽挂壁屢移鉤

還憶青絲騎東方來上頭 柳顧言奉和晚日楊子江
應教詩曰大江都會所長洲有舊名西流控岷蜀東泛
邇逢瀛未覩纖羅動先聽遠濤聲空濛雲色晦浹疊浪
華生欲知暮雨歇當觀飛旆輕 唐蘇味道九江口南
濟北接蘄春南與潯陽岸詩曰江路一悠哉滔滔九派
來遠潭昏似霧前浦沸成雷鱗介多潛育漁商幾沂洄
風搖蜀枿下日照楚萍開近漱湓城曲斜吹蠡澤隈錫
龜猶入貢浮磬罷新栽津史揮撓疾郵僮整傳催歸心
詎可問爲視落潮迴 **唐**李嶠詠江詩曰日夕三江
望靈潮萬里迴霞津錦浪動月浦練花開湍似黃牛去

濤如白馬來英靈已傑出誰識卿雲才 王昌齡九江

口詩曰泝泝江勢闊雨開潯陽秋驛門是高岸望盡黃
蘆洲水與五溪合心期萬里遊明時無棄才謫去隨孤
舟鷺鳥立寒木丈夫佩吳鉤何當報君恩却繫風霜頭

李白荆門浮舟望蜀江詩曰春水月峽來浮舟安望
極正見桃花流依然錦江色江色綠且明茫茫與天平
逶迤巴山盡搖曳楚雲行雪照聚沙雁花飛出谷鶯芳
洲却已轉碧樹森森迎流目浦煙夕揚帆海月生江陵
識遙火應到渚宮城 蕭穎士越江秋曙詩曰扁舟東
路遠曉月下江濱激濫信潮上蒼茫孤嶼分林聲寒動

葉水氣曙連雲瞰日浪中出榜歌天際聞伯鸞常去國
安道惜離羣延首剡溪近永言懷數君 孟浩然宿永

嘉江寄崔少府詩曰我行窮水國君使入京華相去日
千里孤帆天一涯臥聞海潮至起視江月斜借問同舟
客何時到永嘉 杜甫長江詩曰浩浩終不息乃知東

極臨衆流歸海意萬國奉君心色借瀟湘闊聲驅濫灑
深未辭添霧雨接上遇衣襟 李白江上吟詩曰木蘭

之枻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尊中置千斛載妓
隨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心隨白鷗屈平
辭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興酣落筆搖五岳詩成

笑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 張
九齡自豫章南還江上詩曰歸去南江水磷磷見底清
轉逢空闊處聊洗滯留情浦樹遙如待江鷗送若迎津
途別有趣況乃濯吾纓 杜甫渡江詩曰春江不可渡
二月已風濤舟楫鼓斜疾魚龍偃臥高渚花張素錦汀
草亂青袍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 又巴西驛亭觀
江漲呈竇使君詩曰宿雨南江漲波濤亂遠峰孤亭凌
噴薄萬井逼春容霄漢愁高鳥泥沙困老龍天邊同客
舍攜我豁心胷 又詩曰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下
牀高數尺倚杖沒中洲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漁人

縈小楫容易拔船頭

劉昫虛暮秋楊子江寄孟浩然

詩曰木葉紛紛下東南日煙霜林山相晚暮天海空青
蒼暝色況復久秋聲又何長孤舟兼微月獨夜仍越鄉
寒笛對京口故人在襄陽詠思勞今夕江漢遙相望

丁仙芝渡楊子江詩曰桂檝中流望空波兩岸明林開
楊子驛山出潤州城海盡邊陰靜江寒朔吹生更聞楓
葉下浙瀝度秋聲 宋蘇舜欽楊子江觀風浪詩曰晚

至瓜洲渡繫舟泊西灣日落暴風起大浪得縱觀憑凌
積石岸吐吞天外山霹靂左右作雪灑六月寒吁嗟至
柔物威壯不可干若為神龍憑氣勢非一端大艦失所

操翻覆如轉丸高山雖有路轍險馬足酸因知古聖人
立法萬世安濟川作舟梁鑄鼎窮神姦視此念古昔杖
藜空盤桓 林逋秋江寫望詩曰蒼茫沙觜鷺鷥眠片
水無痕浸碧天最愛蘆花經雨後一篷煙火飯漁船
孔武仲江上詩曰萬里長江一葉舟客心蕭索已驚秋
乳霞影照山根寺落日光翻水面樓淺浦耀金知躍鯉
前難點雪見棲鷗少年壯氣悲寥廓未忍滄江下釣鉤
王令江上詩暮暮荒城沒遠煙暮雲歸族忽相連春
江流水出天外晚渡歸舟下日邊杏萼春深翻淺纈柳
花風遠聚晴絲無錢買得江頭樹輸與漁人繫釣船

戴復古江上詩曰山東江流急雲兼霧氣深輕鷗閒態
度孤雁苦聲音客路行無極風光古又今梅花出籬落
幽事頗關心 又江上詩曰扁舟泊江渚喜近酒家門
出網魚鰕活投林鳥雀喧無橋通竹處有路到桃源一
見南塘宇淒然憶故園 王廷珪江上詩曰倚杖江風
起呼船水面開人從洲背渡帆破浪頭來月色共千里
天恩徧九域當年送客處待看客車迴 明高啓江行
詩曰家家漁網映迴橋春水初生沒樹腰客路江南煙
雨裏綠蕪芳草恨迢迢 又江上晚歸詩曰渺渺雙鳧
落晚沙一江秋色豔明霞逢人不用停舟問大樹邨中

即我家

陶安江色詩曰竹屋晨啓關江色直飛入空

碧壓几案陰陰四壁濕玻璃作天地冷然手可挹萬家
隨升降元氣動呼吸臨岸步觀漲石階沒千級岷巴與
湘漢衆水大會集合流東北去海水亦起立 林鴻江
上泛舟詩曰載酒入江色酒多江復長酣來散子纓濯
向春流香東僻過疎雨西崦殘夕陽猿禽相嘯叫雲水
共清蒼夕景更泛覽客程殊未央魚風葦上起蚌月波
中光嘗以事泮渙永期名迹忘乘槎予豈必聊復詠滄
浪 孫賁江上詩曰江上青楓初著花客帆和月宿蒹
葭過雲疎雨數千點臨水小邨三四家風起漁船依釣

石潮回歸雁認平沙秋懷已向南雲盡又是滄洲閱歲
華 周忱車駕渡江詩曰柳色臨江輦路長葳蕤遙望
翠華張衣冠隔岸催鷁序舸艦中流列雁行魚躍蒼波
瞻御座鳥啼春樹識天香時巡百度稽虞典不奏橫汾
禮樂章 李東陽長江行詩曰大江西來是何年奔流

直下岷山巔長風一萬里吹破鴻濛天天開地闢萬物
茁五嶽四瀆皆森然帝遣長江作南瀆直與天地相周
旋是時共工怒觸天柱折遂使后土東南偏女媧補天
不補地山崩谷罅漏百川有崇之叟狂而顛坐着萬國
赤子淪深淵帝赫怒罰乃罪神禹來乘四載驅大章走

江鏡集卷之三
三
賢亥黃龍夾舟穩不驚直送馳波到東海朝離巴峽暮
洞庭九派却轉潯陽城縈紆南徐萬餘里更萬餘里通
蓬瀛

原歌晉夏侯湛江上泛歌曰悠悠兮遠征倏倏兮暨南
荆南荆兮臨長江臨長江兮討不庭江水兮浩浩長流
兮萬里洪浪兮雲轉陽侯兮奔起驚翼兮垂天鯨魚兮
岳峙靡蕪紛兮被臯陸修竹鬱兮翳崖趾望江之南兮
傲目桂林桂林蔚鬱兮鷗雞揚音凌波兮願濟舟楫不
具兮江水深沈嗟迴盼於北夏何歸軫之難尋

原賦東晉郭璞江賦曰咨五材之並用實水德之靈長

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於濫觴聿經始於洛沫攏萬川
乎巴梁衝巫峽而迅激躋江津以起漲極泓量而海運
狀滔天以淼茫總括漢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沮
漳源二分於岨嶭流九派乎潯陽鼓洪濤於赤岸淪餘
波於柴桑網絡羣流商擢涓澮表神委於江都混流宗
而東會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澎湃馮汗六州之域
經營炎景之外所以作限於華裔壯天地之險界呼吸
萬里吐納靈潮自然往復或夕或朝激逸勢以前驅乃
鼓怒而作濤若乃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絕岸萬丈壁立
震駭碧沙遺漣而往來巨石砒礪以前却魚則江豚海

狶叔鮪王鱸鰈鯨鮪鮫鯨鯢爾其水物怪錯則有
玉珽海月土肉石華瑣蛞腹蟹水母目鰕紫蚌如渠洪
蚘專車瓊蚌晞曜以瑩珠石蛙應節而揚葩若乃龍鯉
一角奇鷓九頭有鼈三足有龜六眸頰螫肺躍而吐璣
文魮磬鳴以孕璆駢馬騰波以噓蹠水兕雷咆乎陽侯
電布餘糧星離沙鏡青綸競紉縟組爭映石帆蒙籠以
蓋嶼萍實時出而漂泳其下則金礦丹礫雲精燭銀鳴
石列乎陽渚浮磬肆乎陰濱其羽族則有晨鵠天雞鸞
鷺鷗馱千類萬聲自相喧聒繁蔚芳籬隱藹水松涯灌
芊蕞潛薈蔥龍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傍通幽

岫窈窕金精玉英瑱其裏瑤珠怪石絳其表海童之所
巡遊琴高之所靈矯冰彛倚浪以傲睨江妃含嚙而聯
眇若乃宇宙澄寂八風不翔舟子於是搦櫂涉人於是
檣榜漂飛雲運舩舫相屬萬里連檣沂洄沿流或
漁或商長風颭以增扇廣莫颺而氣整徐而不颺疾而
不猛鼓帆迅越趨漲截洄倏忽數百千里俄頃於是蘆
人漁子擯落江山衣則羽褐食惟蔬鱸或揮輪於懸磻
或中瀨而橫旋忽忘夕而宵歸詠采菱以扣舷及其譎
變儵恍符祥非一動應無方感事而出經紀天地錯綜
人術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於筆 庾闡涉江

賦曰發中州之曲泣背石頭之巖岨遡晨風而遙邁乘
濤波而容與於是時也夕月將昏天吳駭奔陽侯漂海
若泛江豚爾乃雲霧勃起風流混殽排巖拒瀨觸石興
濤澎湃洸淖鬱怒咆哮迴連波以岳墜壑后土而川窟
總百川之殊勢集朝宗乎滄浪注天波於析木激東極
乎扶桑體含弘而彌泰道謙尊而逾光齊山海以比量
冠百谷而稱王此則水之勢也且夫山川瓌怪水物含
靈鱗千其族羽萬其名毛羣詭觀倮類殊形明月晞光
以夕曜金沙逐波而吐瑛撫楫中流汨徂西土過乎歷
陽之津迄乎橫江之浦若乃越三江之下口眇孺須以

逕渡川瀆泓澄以含景山水泔灑而鱗布
曹毗涉江

賦曰迄趙屯歷彭川修岸靡靡莞葦芊芊紫蓮被翠波
而抗英碧椹乘天岸而星懸百籟夕奏山精夜燄狂飈
蕭瑟以洞駭洪濤突兀而橫峙爾乃江稀彭渚夜光輝
煥凌錯吐颺駭鯨噴瀾采蠶於是泛波文魚於是登岸

南齊謝朓楚江賦曰爰自山南薄暮江潭滔滔積水
裊裊霜嵐憂與憂兮竟無際客之行兮歲已嚴爾乃雲
沈山岫風蕩中川馳波鬱素駭浪浮天明沙宿莽石路
相懸於是霧隱行雁霜眇虛林迢迢落景萬里生陰列
攢筵兮極浦弭蘭鷁兮江潯願希光兮秋月承末照於

遺簪

增序王勃梓潼南江泛舟序曰梓潼縣令韋君以清湛幽凝鎮流靖俗境內無事艤舟於江潭縱觀於丘壑渺然有山林陂澤之思遂長懷悠想周覽極睇思其人則呂望籍茅於磻谿之陰屈平製芰於涪陽之浦覺瀛洲方丈森然在目於是間以投壺讐以妙論亦有嘉穀旨酒鳴絃朗笛以補尋幽之致焉預於斯者若干人爾

原文隋薛道衡祭江文曰維開皇元年行軍元帥晉王謹以太牢之奠敬祭南瀆大江之神仰惟靈性包平智德擅靈長上膺東井下紀南國引雙流而分九派長四

瀆而納百川自晉永嘉乾靈落網蕞爾吳越僭偽相承
陳賊叔寶世濟其凶士庶爲其塗炭人神所以怨憤忝
司九伐清彼一方分命將士乘流南渡仰憑靈佑咸蒙
利涉今申命蒼兕躬總精銳直趨金陵行登石首庶蛟
螭竄於洲渚帷蓋靜於波濤江表克平海內清泰謹申
禮薦惟神尚享

增

唐張說賽江文曰王有百禮秩尊

四瀆善利維神朝海作賓發源岷山駕福來臻率此荆
土明靈是主已成嘉穀垂敗霖雨聽我虔祈福我農畝
旣曠旣穫旣場旣庾忻忻衆心願荅神祐潔牲明酌寅
奠江浦

潮濤一

增說文曰江海之水朝生爲潮汐生爲汐又曰濤大波也
原抱朴子云潮汐者一月之中天再東再西故潮水再大再小又夏時日居南宿陰消陽盛而天高一萬五千里故夏潮大冬時日居北宿陰盛陽消而天卑一萬五千里故冬潮小春日居東宿天高一萬五千里故春潮漸起也秋日居西宿天卑一萬五千里故秋潮漸減也
增盧肇海潮賦序曰天之行健晝夜復焉日附于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水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於彼盈於此則潮之往來不

足怪也其小大之期則制於月小大不常必有遲有速故盈虧之勢與月同體何以然日月合朔之際則潮始微絕以其至陰之邇於至陽是以陽之威不得肆焉陰之輝不得明焉陰陽敵故無進無退無進無退乃敵平焉是以月之與潮皆隱其晦此潮生之實驗也其胸其臍則潮亦隨之乃知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斯不刊之理也 余道安海潮圖序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旋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此竭彼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不繫於

日肇又謂月去日遠其潮乃大合朔之際潮始微絕此固不知潮之準也夫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望亦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杳不盡非謂近於日也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濤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昔竇氏爲記以謂潮虛於午此候於東海者也近燕公著論以爲生於子此測於南海者也又嘗問於海賈云潮生於

東南此乘舟候潮而進退者耳今古之說以爲地缺東南水歸之海賈云潮生東南亦近之臨安志高麗圖經云潮汐往來應期不爽爲天地之至信古人嘗論之在山海經以爲海鰭出入之度浮屠書以爲神龍之變化竇叔蒙海嶠志以爲水隨月之盈虧盧肇海潮賦以爲日出於海衝擊而成王充論衡以爲水者地之血脈隨氣進退率未之盡大抵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虛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爲抑揚而人不覺亦猶坐於船中而不知船之自運也方其氣升而地沈則海水溢上而爲潮及其氣降而地

浮則海水縮而爲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爲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爲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一夜合陰陽之氣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攻擊乘日升降如應乎月日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於午則陰氣始升故也夜潮之期日皆臨子晝潮之期日皆臨午焉又日行遲月行速以速應遲每二十九度過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日亦臨午焉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當朔望

之後則陰陽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
餘日 宋姚寬曰舊於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潮依附陰
陽時刻極有理大率元氣虛翕天隨氣而漲斂溟渤往
來潮隨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衆陽之母陰生於陽故
潮附之於日也月者太陰之精水者陰類故潮依之於
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於朏
魄虛於上下弦息於朏胸故潮有大小焉今起月朔夜
半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離於日
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
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

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俱復會於子位
其小盡則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三分
半復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至後朔子時
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是知潮
常附日而左旋以月臨在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汐必
盡矣或遲速消息之小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於時期
矣 **原**番禹記云早潮上晚潮下兩水相合謂之沓潮
又云濤水者潮取物多者其力盛來遠者其勢大今
潮水從東地廣道遠陵山觸岸從直赴曲其勢不泄故
涌起成濤 寰宇記瓊管志云江浙欽廉之潮皆有定

候瓊海之潮半日東流半日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
不係月之盛衰 **增**圖經曰錢塘江潮海門潮所起處

望之有三山隱隱可見 錢塘候潮圖云潮至每月二

十四五漸減二十六七漸生至初三漸大不差頃刻惟

八月十五獨大常潮遠觀數百里若素練橫江稍近見

潮頭高數丈卷雲擁雪混混庀庀聲如雷鼓猶不足以

形容之每年是日遠近士女來觀舟人漁子泝濤觸浪

謂之迎潮始皇東遊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北二

十里從狹中渡即今餘杭也 姚寬曰或問四海潮皆

平惟浙江濤至則亘如山岳奮如雷霆冰岸橫飛雪崖

地部 潮濤

傍射澎騰奔激其故何也或云夾岸有山南曰龕北曰赭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為濤矣若言狹逼則東溟自定海吞餘姚奉化二江侔之浙江尤甚狹逼潮來不聞濤有聲也今觀浙江之口起有纂風亭北望嘉興大山水闊三百餘里故海商舶船怖于上潭惟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于杭越矣蓋以下有沙潭南北亘之隔礙洪波蹙遏潮勢夫月離震兌他潮已生惟浙江潮水未至洎月經乾巽潮來已半濁浪推滯後水益來于是溢于沙潭猛怒頓涌聲勢激射故起而為濤耳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 史氏伯璿曰余氏候

東南二海之潮平於東者常先平於南者常後每於三時爲差不知其所以有先後者何故蓋潮之長落不過以北水南水候之而已是故北水南來則爲長南水北來則爲落是潮之長必自北而南也然後知東南二海潮候有不同者以此而已然猶未知潮之長必自北而南者又何故也蓋天以河圖示象於聖人聖人以易象示教於天下後世不信天與聖人尚誰信哉河圖以一六水居北而後天八卦之方位亦以坎爲北方之卦坎之象非水乎是則北固水之定位也潮之自北而南者豈必外此而他求乎 王韶之始興記曰連州水下流

有酹溪一日十溢十竭安寧州有潮泉一日三溢三竭
貴州城外有漏洩一日百盈百涸應刺漏焉 物類相

感志曰南海洲采珠人云海人入海必以繩繫身岸上
人持之或怪物潮來必動繩岸上人共挽之助身而上
又說或潮上海底山穴間必暗黑雷鳴水勃然而漲上
及登岸則潮入浦激矣 廣西誌曰桂林府聖水巖側
子時潮上午時潮落三五年有一大潮 臨海異物

志曰石雞清響以應潮慧軀輕遊以遠縈

石雞形似家雞在海中山

上海潮將至輒羣鳴相應若家雞向晨也

襄淵廣州記曰石洲在海中名

黃山山北日一潮山南日再潮 酉陽雜俎云數丸生

江海邊如彭蜃取土作丸數至三百則潮至人以爲候
因名數丸 **原**博物志曰東海中有牛魚其形如牛剥
其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潮去則伏

潮濤二

原吳越春秋曰吳王賜子胥屬鏤之劍而死乃取其尸
盛以鴟彝之器投之于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
往蕩激崩岸越王殺文種葬于國之西山葬一年伍子
胥從海上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
潘侯者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 **增**錄異記曰夫
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乃以鴟彝橐投之於江子胥恚

恨驅水爲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塘浙江
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時有見子
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祠焉廬州城內
淝河岸上亦有子胥廟每朝暮潮時淝河之水亦鼓怒
而起至其廟前高一尺廣十餘丈食頃乃定俗云與錢
塘潮水相應焉 陸元輔胥山銘序曰屬鏤之賜竟及
其身鷗彝盛尸投於水濱憤悱鼓怒配濤作神其神迄
今一日再至來也海鷗羣飛陽侯夾從奮於吳佛於越
息於楚乃退於是仲秋旣望杭人以旗鼓逐之笳簫和
之百城聚觀大耀威靈投於河上自統波濤晝夜兩至

懷沙類騷洗滌南北簸蕩東西雖非命祀不讓瀆齊

原論衡曰儒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盛於囊投之於江子胥恚恨臨水爲濤溺殺人夫言吳王殺伍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恚臨水爲濤者虛也且衛蒍子路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子胥亦然自先入鼎鑊後乃入江在鑊之時其神豈怯而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

增

又曰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江不爲

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爲濤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脈也血脈流行況揚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

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出入也 抱朴子曰俗人云濤是子胥所作妾也子胥始死耳天地開闢已有濤水矣 西吳記曰長興吳山下有溪名吳山灣昔吳王送女至此有潮高三尺側流七十里名吳王送女潮

原圖經曰苕溪在餘杭夾岸多苕花因得名相傳云古有尹公者善推候有異術鄉人王氏有女美質尹公求之不得叱水成潮以溺其居至今日暮則風生水長數尺號爲尹公潮 **增**高僧傳曰唐靈隱寺釋寶達者以

持密咒爲務往時江湖大至激射湖上諸山達爲誦咒咒之一夜江濤中有偉人至元冠朱衣導從甚繁謂達

曰身是子胥復仇雪恥者非他也師慈心爲物已聞命
矣言訖而滅明日寺僧怪其車馬之喧因言其事自爾
西岸沙漲彌年 吳越備史曰梁開平四年錢武肅王
始築捍海塘在候潮通江門外江濤晝夜衝擊沙岸版
築不能就因命強弩數百以射濤頭又祝胥山祠仍爲
詩一章函置海門旣而濤頭遂趨西乃運巨石盛以竹
籠植巨材捍之城基始定其重濠壘塹通渠廣陌亦由
是而成焉 臨安志相傳吳越王箭所射止處嘗立鐵
幢因名鐵幢浦 錢塘事錢王射潮退避後遂以鐵鑄
成箭樣其大如杵作亭路傍埋箭亭中出土外猶七尺

許以示鎮壓之義

潮濤二

原陽侯

靈胥

廣雅陽侯大波神也

廣韻靈胥濤神也伍子胥死于江其精魄化為神

增銀山

玉穴

蘇軾詩從今潮上君須記更看銀山十

姚合杭州觀濤詩如開玉穴

危似走

化鯤

沒樹

覆說集九年得化鯢之術墟吸

梁徐昉觀潮詩漸看

遙樹沒稍

原廣陵

瓊海

瓊州潮候不同詳見前

八月觀濤於廣陵

洪漣

滄波

駕丘山

似帷蓋

晉蘇彥觀濤詩洪濤奔逸勢駭浪駕丘山

似帷蓋之狀

增設醮退

投詩消

宋嘉熙年杭州不

退張天師設黃籙

大醮潮即時退

原海鱸入

穴

牛魚起毛

增子胥揚波

尹公叱水

並詳

江風濤大作古心作詩投江風浪即息

前

並見

江古心除江西漕使臨

前

並詳

前

連山噴雪

吼地卷沙

李詩浙江八月何如此潮似連山噴雪來劉禹錫詩八

月濤聲吼地來卷起沙堆似雪堆

潮濤四

增濤霧蒸湧

王義方道南海酌水誓是時盛夏濤霧蒸湧既祭天雲開霽人壯其誠

風濤

驚壯

陸元方使嶺外涉海風濤驚壯

屹起

迴臨浙江濤屹起高

蒼

濤鬱飛翻

杜甫客居下輒萬尋岸蒼濤鬱飛翻

乘濤簸扶胥

近岸指一髮韓愈贈元協

律

洪濤春天

禹穴幽同上劉生詩

江湖天闊足風濤

寄杜員外詩

湖水定可信

李白

濤波之旋滔山觸天

柳宗元晉問濤波之旋滔

山觸天既傳既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

濤瀨漲惡

李靖武德四年八月

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漲惡銳以靖未能下不設備

潮濤五

原詩晉蘇彥於西陵觀濤詩曰洪濤奔逸勢駭浪駕丘
山曾隱振宇宙漚磕津雲連 梁徐昉賦得觀濤詩曰
雲容雜浪起楚水漫吳流漸看遙樹沒稍見遠天浮漁
人迷舊浦海鳥失前洲不測滄溟曠輕鱗幸自游 **增**

梁劉孝綽上虞鄉亭觀濤津渚學潘安仁河陽縣詩曰
昔余筮賓始衣冠仕洛陽無貲徒有任一命忝爲郎再
踐神仙側三入崇賢傍東朝禮髦俊虛薄厠才良遊談
侍名理搦管創文章引籍陪下膳橫經叅上庠誰謂服
事淺契闊變炎涼一朝謬爲吏結綬去承光烹鮮徒可

習治民固未長化雞仰季智馴雉推仲康此城鄰夏穴
櫛蠹茂筠篁孝碑黃絹語神濤白鷺翔遨遊佳可望釋
事上川梁秋江凍雨絕反景照移塘織羅殊未動駭水
忽如湯乍出連山合時如高蓋張漂沙黃沫聚巖石素
波揚榜人不敢唱舟子詎能航離家復臨水眷然思故
鄉中來不可絕奕奕苦人腸泝洄若無阻謝病反清漳
唐陶翰乘潮至漁浦作詩曰艤舟乘早潮潮來如風
雨樟亭忽已隱界峰莫及覩崩騰心爲失浩蕩目無主
逐愴浪始開漾漾入漁浦雲景共澄霽江山相吞吐偉
然造化靈此事已終古流沫誠足誠高歌調易苦頗困

忠信全客念猶栩栩

宋昱樟亭觀濤詩曰濤來勢轉

雄獵獵架長風雷震雲霓裏山飛霜雪中激流高失岸
吹澇上侵空翕闢乾坤異盈虛日月同舩艫從陸起洲
浦隔阡通跳沫噴巖翠翻波帶景紅怒湍初抵北却浪
復歸東寂聽堪增勇晴看自發蒙伍生傳或謬枚叟說
難工來信應無已申威亦匪窮衝騰如洩勝迴合似相
攻委質任平視誰能涯始終 朱慶餘觀濤詩曰木落
霜飛天地清空江百里見潮生鮮飈出海魚龍氣晴雪
噴山雷鼓聲雲日半陰川漸滿客帆皆過浪難平高樓
曉望無窮意丹葉黃花繞郡城 羅隱潮詩曰怒聲洶

洶勢悠悠羅刹江邊地欲浮漫道往來存大信也知翻
覆向平流狂拋巨浸疑傾底猛過西陵似有頭畢竟朝
昏誰主掌好騎蘋尾問陽侯 宋蘇軾望海樓晚景詩
曰海上濤頭一線來樓前相顧雪成堆從今潮上君須
上更看銀山二十回 又八月十五日看潮詩曰萬人
鼓噪慄吳儂猶似浮江老阿童欲識潮頭高幾許越山
渾在浪花中 范成大晚潮詩曰東風吹雨晚潮生疊
鼓催船鏡裏行底事今年春漲小去年曾與畫橋平
明高棟嶠嶼春潮詩曰瀛洲見海色潮來如風雨初日
照寒濤春聲在孤嶼飛帆落鏡中望入桃花去 鄭善

夫錢塘映江樓宴坐觀濤詩曰錢王此開濟旋入宋山
河潮汐秋來壯雷霆水上多尚傳江有怒纒恨海無波
颯颯攢陵樹悲風日夜過 史鑑觀潮歌詩曰雞聲喔
喔天未明大家盡說觀潮行騎輿徒步相迨還元服靚
妝街市盈江頭日高潮未生秋風獵獵笳鼓鳴美人狎
坐臨前楹嬌歌宛轉調鳴箏須臾狂呼笑相指一線遙
從海門起潮頭崛起高千城萬雷齊轟駭人耳排山倒
海天欲傾回波激射奇態生兩陣合戰兵力勅戈甲晃
晃秋空明羣兒弄水夸巧捷擊旋蹙蹋如浮萍 屠本
峻潮生詩曰潮生君未來潮落君又去來去總無常勞

勞西江渚江渚月明朝又回郎行那得好懷開明朝試
看天邊月不待潮生蕩槳來

原賦晉顧愷之觀濤賦曰臨浙江以北眷壯滄海之宏
流水無涯而合岸山孤映而若浮旣藏珍而納景且激
波而揚濤其中則有珊瑚明月石帆瑤瑛雕鱗采介特
種奇名崩巒填壑傾堆漸隅岑有積螺嶺有懸魚模茲
濤之爲體亦崇廣而宏浚形無常而叅神期必來以知
信勢剛凌以周威質柔弱以協順曹毗觀濤賦曰伊
山水之遼迴何秋月之淒清瞻滄津之騰起觀雲濤之
來征爾其勢也發源溟池迴衝天井灑沸滄漢搖燦星

景伍子結誓於陰府洪湍應期而來騁汨如八風俱臻
隗若崑崙抗嶺伏滔望濤賦曰若夫金祇理轡素月
告望宏濤於是鬱起重流於是電驥起沙渚而迅邁觸
橫門而剋壯灌江津而砰磕鼓赤岸而激揚鬱律煙騰
隗兀連置重疊嶽而天竦洄湍澗而起漲

增辭陸龜蒙迎潮辭曰江霜嚴兮楓葉丹潮聲高兮墟
落寒鷗巢卑兮魚箔短遠岸沒兮光爛爛潮之德兮無
涯際既充其大兮又充其細沒幽徑兮款柴門寂寞留
連兮依稀舊痕餘波澤槁兮潮之恩不尸其功兮歸於
混元又送潮辭曰潮西來兮又東下日染中流兮紅

灑灑汀葭蒼兮嶼蓼枯北風騷牢兮愁煙以孤大幾望
兮微將晦翳睨瀛溶兮斂然而退愛長波兮數數一幅
巾兮無纓可濯帆住塵兮楫有衣悵潮之還兮吾猶未
歸

曾

讚李華靈濤讚曰泱泱靈川滄溟一支每歲八月雄

濤應期昧爽風生凜若切肌淒清陰沍曠朗陽晞雪山
潢江神物驅之萬馬齊足千車並馳雷破天動山搥地
移湯室雲分却躍鷺飛突象瑳切奔鯨合離踣逃夔魍
竄蟄龍羆共工折柱武安行師羣源委會祥怪叢滋熾
毒乘人帝降明威一日再至洗其織疵仲秋大至以蕩

以彝世稱伍員忿憾而爲肇開混元寧莫常斯惟天陰
隲日月不知是述是讚嗚呼慎諸

淵鑑類函卷三十七

淵鑑類函卷三十八

地部十六

淮

濟

漢

洛

淮一

原釋名云淮圍也圍繞揚州北界東至海也周官青州其川淮泗案水經注及山海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桐柏山其源初則湧出復潛流三十里然後長驚東北經大復山從義陽郡北東過江夏平春縣北又東過新息縣南期思縣北至原鹿縣南與汝水合又東過廬江安豐縣與淩水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東與潁水合壽春縣北與淝水合又東至當塗縣北與渦水合東北至

下邳淮陰縣與泗水合東至廣陵淮浦縣而入海也近

海數百里通朝夕潮尚書稱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

入於海是也

孫盛晉陽秋曰秦始皇東游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於是始皇於方山

掘流西入江亦曰淮今在潤州江寧縣土俗亦號曰秦淮

水經曰淮水出南陽平氏

縣昭稽山東北過桐柏山

山海經曰淮水出餘山餘

山在朝陽東義鄉西入海

尚書禹貢曰導淮自桐柏

又曰海岱及淮惟青州

毛詩曰率彼淮浦省此徐

土

增

地理志曰南陽平氏縣王莽之平善也

風俗

通曰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也淮

均也

春秋說題曰淮者均其勢也

爾雅曰淮爲潁

然淮水與醴水同源俱導西流爲醴東流爲淮自潛流
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之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
即復陽縣也 晉高祖詔曰五嶽承天四瀆紀地 韓
子曰清淮濁河足以爲限長城巨防足以爲塞

淮二

增古岳瀆經曰禹治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木
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搜命夔
龍桐柏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商章氏兜氏
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祈善應對言語辨
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

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蹕疾奔輕利
倏忽間視不可久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不
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鷓鴣桓胡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奔
號藂繞以千數庚辰持戟逐去頸鎖大索鼻穿金鈴徒
之淮陽之龜山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庚辰之後
皆圖此形者免淮濤風水之難 南史曰宋太始季年
岷益有山崩淮水竭齊郡明僧紹竊謂其弟曰夫天地
之氣不失其序陽伏而不泄陰迫而不蒸於是乎有山
崩川竭之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三川竭岐
山崩而周亡五山崩而漢亡夫有國必依山川而爲固

山川作變不亡何待今宋德如四德之季爾識吾言而勿泄也竟如其言 北史曰梁武帝時用魏降人王足計堰淮水以灌壽陽假康絢節督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洩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洩壞崖岸其性惡鐵乃引東西二冶鐵器數千萬斤沈於堰所仍伐樹爲幹填以巨石踰年堰成其長九里軍人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邑居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旣而昏霧不解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於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

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 唐
五行志曰中和三年汴水入與淮水鬪壞船數艘 通
典曰天寶六載淮瀆封爲長源公祝文曰惟神源流深
泌潛潤溥洽阜成百穀疏滌三川青春伊始用遵典秩
唐闕史曰雞林僧云本國瀕海島上其水多鹵或有
如劉蘖投其中者惟淮波截海而渡味甘色徹愈病析
醒其國或一歲急於朝貢則淮水爲之不至且多疾疫
水旱作災 唐書曰肅宗駐彭原第五琦奏事云今之
急在兵兵彊弱在賦賦所出以江淮爲淵 又曰貞元
八年淮南浙西大水權德輿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

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

淮三

原

二山

三洲

酈道元注水經曰平阿縣有當塗山之間

而揚濤北注也毛詩曰鼓鐘伐

奧府

都市

焦贛易

曰江河淮海天之奧府衆利所聚可以饒有焦贛易

注江

入海

見

禹又

晉竭

尚書禹貢曰淮沂其

已治也臧榮緒晉書

化橘

變禽

周禮曰橘踰淮

地氣然也郭璞游仙詩曰六龍安可頓

漑鮒化

雉莊子見道上牛蹄涔中有鮒魚焉太息謂周曰我尚

惟國語曰趙簡子嘆曰雀入于淮爲蜃龜鼈莫不能化

惟人不能哀夫李顯感冬篇曰宛虹潛太陰文雉化淮

記

韓鈞

王浮

酈道元注水經曰淮水東經淮陰縣漢高祖封韓信為侯國昔韓信去下

鄉而釣於此處也

王粲有浮淮賦

蟻珠

玉璽

尚書禹貢泗濱浮磬淮彛蟻珠暨魚孔安

國注曰淮彛二水出蟻珠及美魚

臧禁緒晉書曰安

帝義熙十二年左衛兵陳陽於東府前淮水中得玉璽

一枚此金陵秦淮非四瀆淮

也以此淮事少故假此成對

增 染指

損神

宋徐積

水青於藍綠染指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一棹

危於葉傷觀欲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

原

會泗沂

經譙沛

並見前

潛周鼎

沈魏壁

楚辭曰潛周鼎於江

淮兮巖土鬻於中字王逸注曰言藏九鼎於江淮之中

魚秦魏略曰文帝黃初六年帝以舟車入淮遣使者

沈辭於

增 貢珠魚

出兵賦

夏書淮彛貢蟻珠暨魚注曰蟻蚌之別名

見

擷芳弔水

酤酒聽歌

隋徐彥伯淮亭吟擷芳

前

今日任風波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

遠浦沈天

宋唐介渡淮遇風作詩平生仗忠信

清流舍日

隋諸葛穎詩
下隋弘執恭詩

淮四

塘 召平

周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
之彛詩人美之作江漢詩

無波平如席

韓愈
送僧

詩清淮無
波平如席

山泐桐柏發洪歎湧

唐文粹呂周任泗州
大水記山泐桐柏發

洪歎湧下
注淮濱

鐵鎖絕淮流

杜滔咸通中為泗州刺史會
龐勳反圍城淮南節度使令

狐絢遣牙將李湘屯淮口與郭厚本合為所敗湘
等竝沒於是援絕賊乃以鐵鎖絕淮流梯衝乘城

淮上流

楊行密以銳士萬二千冒雪馳迫
清口不進壅淮上流灌龐師古軍

淮之水舒

舒籍詩張

戌夜踰淮

忠義辛黨傳賊將李圓焚淮口
謹曰事亟矣獨出可以求援乃

與楊文播李行實戌夜踰淮坎岸登馳三十
里至洪澤見戌將郭厚本告急厚本詩出兵

原

竭水

竭王

通

長淮

清淮

地部

里通朝夕朝

淮

五

淮五

原

詩

隋煬帝早渡淮詩曰平淮旣淼淼曉露復霏霏淮
甸未分色泱泱共晨暉清霞轉孤嶼錦帆出長圻潮魚
時躍浪沙禽鳴欲飛會待高秋晚愁因逝水歸 隋諸
葛穎奉和出潁至淮應令詩曰涉潁倦紆迴浮淮欣迴
直遙邨舍水氣遠浦澄天色靈濤稍欲近仙巖行可識
元覽屬睿辭風雲有餘力 蔡允恭奉和出潁至淮應
令詩曰久倦川涂曲忽此望淮沂波浪汎淼淼眺迴情
依依稍覺金烏轉漸見錦颿稀欲知仁化洽謳歌滿路
歸 弘執恭奉和出潁至淮應令詩曰睿情欣逸賞臨

沉入淮肥櫂聲喧岸席颿影出雲飛清流含日彩犇浪
蕩霞暉還如漳水曲鳴笳起路歸 唐虞世南奉和出

潁至淮應令詩曰良晨喜利涉解纜入淮潯寒流汎鷁
首霜吹響哀吟潛鱗波裏躍水鳥浪前沈邗溝非復遠
悵望悅神襟 徐彥伯淮亭吟曰貞寂慮兮淮山幽憐

芳若兮擎牛洲崩湍委咽日夜流孤客危坐心自愁矧
鶴唳兮風曉復猿鳴兮霜秋熠燿飛兮蟋蟀吟倚清瑟
兮橫涼琴擷瑤芳兮弔楚水弄琪樹兮歌越吟山碣礪
兮隈曲水涓漣兮洞汨金光延起兮驟興沒青苔竟兮
綠蘋歇綠蘋歇兮凋朱顏媿人寂歷兮何時閒君不見

可憐桐柏上丰茸桂樹花滿山

增唐閻丘曉夜渡淮

詩曰舟人自相報落日下芳潭夜火連河市春風滿客帆水窮滄海畔路盡小山南且喜鄉園近無言意未甘

李嶠和杜學士旅次淮口阻風詩曰夕吹生寒浦清

淮上暝潮迎風欲舉權觸浪反停橈森漫煙波闊參差林岸遙日沈丹氣斂天敞白雲銷水鴈銜蘆葉沙鳧隱菰苗客行殊未已川路幾迢迢

宋之問初宿淮口詩

曰孤舟汴河水去國情無已晚泊投楚鄉明月清淮裏汴河東瀉路窮茲洛陽西顧日增悲夜聞楚歌思欲斷况值淮南木落時

駱賓王早發淮口望盱眙詩曰養

蒙分四瀆習坎奠三荆徙帝流餘地封王表舊城岸昏
涵蜃氣潮滿應雞聲州迴連沙靜川虛積溜明一朝從
捧檄千里倦懸旌背流桐柏遠逗浦木蘭輕小山迷隱
路大塊切勞生唯有貞心在獨映寒潭清 陶翰早過
臨淮詩曰夜來三渚風晨過臨淮島潮中海氣白城上
楚雲早鱗鱗漁浦帆潏潏蘆洲草川路日浩蕩怒焉心
如擣且言任倚伏何暇念枯槁范子名屢移蘧公志常
抱古人已云去此理今難道 宋劉子翬渡淮詩曰鳴
鼙渡長淮霏煙散清晨皎皎初日光照耀草木新橫林
渡餘碧疊嶂開嶙峋移橈失向背煙波浩無垠兒童相

櫂歌余心亦欣欣輕帆互相踰畫鷁映流津徘徊望洲
渚悠然獨懷人樵漁有棲遯寂寞誰問鄰暮風翻洪濤
魚鰕亦有神四顧天地黑孤舟恐漂淪 蘇舜欽和淮
上遇便風詩曰浩蕩清淮天共流長風萬里送歸舟應
愁晚泊喧卑地吹入滄溟始自由 又淮中晚泊犢頭
詩曰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
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 戴復古頻酌淮河水詩曰有
客游濠梁頻酌淮河水東南水多鹹不如此水美春風
吹綠波鬱鬱中原氣莫向北岸汲中有英雄淚 楊萬
里初入淮河詩曰船離洪澤岸頭沙人到淮河意不佳

何必桑乾方是遠中流以北即天涯 又詩曰兩岸舟
船各背馳波痕交涉亦難爲只餘鷗鷺無拘管北去南
來自在飛 明歸有光淮上作詩曰長淮餞落日圓光
正如赭傾紅注流波殊景不可寫淮水自西流黃河從
北下并合向東行終年無停瀉哀此千里客春至復已
夏獨立空惆悵所與晤言寡

原賦後漢王粲浮淮賦曰從王師以南征兮浮淮水而
遐逝背渦浦之曲流兮望馬丘之高濫汎洪櫓于中潮
兮飛輕舟乎濱濟建衆檣以成林兮譬無山之樹藝於
是汎風興濤征鼓若雷旌麾翳日飛雲天迴蒼鷹飄逸

通相競軼凌驚波以高騫馳駭浪而赴質嘉舟徒之巧
極美榜人之閑疾白日未移前驅已屆羣師按部左右
就隊舳艫千里名卒億計運茲威以赫怒清海隅之帶
芥濟元勳於一舉垂休績於來裔 魏文帝浮淮賦曰
建安十四年王師自譙東征大興水軍汎舟萬艘時予
從行始入淮口行泊東山覩師徒觀旌帆赫哉盛矣雖
孝武盛唐之狩舳艫千里殆不過也乃作斯賦云泝淮
水而南邁兮汎洪濤之湟波仰巖岡之崇阻兮經東山
之曲阿浮飛舟之萬艘兮建干將之銛戈揚雲旗之繽
紛兮聆榜人之謹譁乃撞金鐘爰伐雷鼓白旄沖天黃

鉞扈扈武將奮發驍騎赫怒於是驚風汎涌波駭衆帆
張羣櫂起爭先逐進莫適相待

原序隋杜臺卿淮賦序曰古人登高有作臨水必觀焉
吟詠比賦可得而言矣詩周南云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邨風云涇以渭濁湜湜其汜衛風
云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小雅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大
雅云豐水東注惟禹之績周頌云猗與漆沮潛有多魚
有鱸有鮪鱮鱮鯉魯頌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此皆
水賦濫觴之源也後漢班彪有覽海賦魏文帝有滄海
賦王粲有遊海賦晉成公綏有大海賦潘岳有滄海賦

水元虛孫綽並有海賦楊泉有五湖賦郭璞有江賦惟
淮未有賦者魏文帝雖有浮淮賦止陳將卒赫怒至於
兼包化產略無所載齊天統初以教府詞曹出除廣州
長史經淮陽赴鎮頻經利涉壯其淮沸浩蕩且注巨海
南通曲江水怪神物於何不有遂撰聞見追而賦之曰
美大川之為德諒在物而非假洩出平氏之鄉濫流桐
柏之下始經營於赤位終散漫於炎野

原祭文隋薛道衡祭淮文曰元帥晉王謹以清滌制幣
太牢之奠敬祭於東瀆大淮之靈蓋聖德應期神功宰
物上齊七政下括四海自晉人喪道彝倫攸斁天隔內

外地毀東南三吳成危亂之邦百越爲逋逃之藪皇帝
肇開鼎業光有神噐圖出龜龍鏡懸金玉憂勞庶績無
忘寤寐言念蒼生情深矜養河源海外莫不來庭冒頓
呼韓歲時拜誦僞陳叢爾尚阻聲教妖賊叔寶僭竊遺
緒毒流江左冤結人神上軫皇情義申弔伐猥蒙朝寄
撫寧淮甸仰惟導源桐柏長邁蓬萊標四瀆而引百川
擅五林而舍七德庶憑流惡之靈克成除暴之舉使水
陸旌旗所向無前吳會君長束手歸服謹申薦醴惟神
尚饗

濟一

原釋名云濟濟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周官兗州

其川河濟案水經注及山海經云濟水出河東東垣縣

王屋山初名沆水

風俗通曰濟水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此又別是一水耳應氏以爲流入

河南之濟者非也

東出溫縣西北始名濟水

孔安國注尚書泉源爲沆流去爲濟

在溫西北平地

又東南流當鞏縣之北而南入河與河並流過

成臯

成臯今汜水縣晉書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鬪而東流大伾成臯古成臯兼包鞏縣之界

溢出爲滎水東流過陽武及封丘縣北又東過冤胸縣

南至定陶縣南又東北流與荷水會東至乘氏縣西分

而爲二其一東北流入鉅野澤過壽張西與汶水合又

北過穀城縣西又東北過盧縣北經齊郡東萊郡而入

海也尚書稱導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

陶丘北

即蒗水所在也

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是也又

水經注云初濟水至乘氏縣西分流爲二其一東北流今所入海者其一東南流東過昌邑縣北金鄉縣南至方輿爲沛水過沛縣東北至下邳而入淮

增山海經

曰王屋之山漣

葦

水出焉西北流注於泰澤郭景純云

漣沅聲相近即沅水也潛行地下至共山南復出於東丘今原城東北有東丘 春秋說題辭曰濟齊也齊度也員也 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廟在東

郡臨邑縣濟齊其度量也余按二濟同名也所出不同

鄉源亦別斯乃應氏之非矣今濟水重源出溫城西北平地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城東北昔晉文公伐原以信而原降即此城也俗以濟水重源所發因復謂之濟源城其水南逕其城東故縣之原鄉杜預曰沅水縣西北有源城者是也南流與西源合而源出原城西東沅水注之水西南東北流注於濟濟水又東逕原城南東合北水亂流東南注分爲二水一水東南流俗謂之爲衍水即沅水也衍沅聲相近傳呼失實也濟水又東南逕郟城北而出於溫矣其一水枝津南流至於溴水出源城西北原山勳掌谷俗謂之爲白澗水南逕源城

西春秋會于溴梁謂是水之墳梁也 野記云濟水伏流暗經東阿縣今東阿井水煎之爲膠名曰阿膠可以已疾實濟水液也 夢溪筆談曰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水所經取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疎痰止吐皆取濟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疾今醫方不載此意

濟二

增唐會要曰上至濮陽問許敬宗曰濟水與濟源斷絕不相屬何故對曰禹貢導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自此

潛流地下過河而南浸出爲滎澤又潛流至曹濮之間
散出平地漸合而東流爲汶水自南注之古者五行皆
有官守水官不失其職故辨其味與色潛流復出合而
更分皆能識之尚書所載與今同矣上曰濟水細微而
稱曰瀆何也對曰爾雅云瀆者獨也言不因餘水能獨
赴海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爲四時地有五嶽流而爲
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爲四支五陽數四陰數也陽曜陰
者晦昧故星辰潛伏而難見濟水潛流而數絕狀雖細
微其實薄也上稱善 通典曰天寶六載濟瀆封爲清
泉公祝文云惟神泉源清潔浸彼遐遠播通四氣作紀

一方嚴冬肇節聿修典制 元和郡國志曰海畔有一沙阜高一丈周迴二里俗呼爲鬪口淀是濟水入海之處每潮與濟水相觸故名今淀上有甘泉可食海潮雖大淀終不沒百姓於其下煮鹽 唐李甘濟爲瀆問曰今盡濟水之力載數石之舟廣不能橫深不能浮而曰與河同靈等秩吾不知先王班祀之意也

濟三

原導沈

濟河

並見前

重源

異岸

鄆道元注水經曰濟水重源

郭緣

生述征記曰河內溫縣亦有濟入於黃河謂濟之源按二濟既南北異岸而相遠亦踰千里也

吳溝

齊阻

趙華吳越春秋曰吳王夫差與兵伐齊掘爲深溝通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濟

戰國策曰張儀

說秦王曰齊據河濟足以爲阻

關水

截流

上詳前尚書孔安國注曰濟水入河並流數

十里而截河又並

德美

通和

劉向說苑曰四瀆江河淮濟何以視諸侯

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蕩出雲雨焉爲

淮南子云淮濟水通和宜麥

馮征

袁汎

馮衍明志賦曰流山岳而周覽徇碣石與

馮征袁汎洞庭浮江河而入海沂淮濟而上征袁

宏北征賦曰於是背梁山

增會汶

軼榮

禹貢濟東北會于汶

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

注索

逕敖

水經曰濟水過榮陽

之東索水注之注京縣有大索小索即漢書京索

之間也又曰東逕敖山之北注秦置敖倉之地

過

穀

合芹

又曰東北過穀城縣合芹溝水

至沛

入淮

又曰東南至沛

縣又曰東至下邳

色清

流伏

戰國策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濟河

以爲固注濟水色至

帝誕

王封

東觀漢記曰光武以建平元年生于

濟陽縣 竹書紀年曰漢景帝中
元六年封梁孝王子明為濟川王

原 齊度量 蕩垢

濁

前 溢滎澤

注渤海

前 詳

增 分南北

制陰陽

水經

濟水分南濟北濟

水經注 漢制郡縣有濟陽縣濟陰縣

湧若輪

伏則液

水經注凡

濟南泉源其湧若輪

東阿志東阿井水作膠實濟水伏流經此作液也

歷諸歷水

注

不注山

水經注濟水歷乎歷城凡歷下之水皆濟水所

歷 又曰華不注山下有華泉亦自濟水注焉

北出王屋

南達彭城

山海經曰王屋之山聯水出焉 聯沆也即濟之源也

經曰濟東南逕彭城今徐州

一宮光照

徧野嘉秀

水經注曰漢光武生於濟

陽宮光明照室

東觀漢記曰光武生於濟陽縣嘉禾徧野一莖九穗縣界大熟因名曰秀

引瀆

杯流

及泉驂絳

水經注曰歷下泉源競發遂引瀆水為流 杯池州僚賓燕多萃其上 左

傳齊頃公與晉卻克戰于鞏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將及華泉驂絳於木而止 注華泉華不注山下之泉

地部

卷三十八

濟

古

皆濟流也

風姓司祀

公號崇封

左傳宋子魚曰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

寶六年濟潰封為清泉公

濟四

原 鶚鴒不踰濟

禮周

有瀾

詩有瀾濟盈

沔彼

詩沔彼流水

清

濟清源

增 遇清

春秋隱公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注濟北東阿有清亭是也因濟水

色清故名清

石門

春秋隱公五年齊鄭會于石門注以石為門濟水之門也在臨邑縣

原 鄭車債

左傳齊鄭會于石門鄭伯之車債于濟

增 濟隧

左傳襄公十一年諸侯伐

鄭西濟于濟隧注隧關其地也濟隧近濟水而關地也

會于魯濟

春秋襄公十一年晉侯沈

王濟河會于魯濟尋澳梁之盟同伐齊

濟水祠

地理志曰臨邑縣有濟水祠

濟平

亭

水經注王莽時名亭在冤胸縣

臨濟亭

水經注亭在平丘縣即田儋死處

曲濟

亭

水經注亦在平丘

黑白異流

清濁殊派

魏土地記曰盟津河與清水合

亂流而東逕洛當城黑白異流清濁殊派而東南流注也

濁河終不污清濟

杜詩

濟上沒蓬蒿

苦雨同上

河濟異宜

柳宗元上中書狀河濟異宜海岱殊服

臨濟水

五代梁臣龐師古撤木爲橋夜以中軍先濟朱宣走中都

濟五

原

唐蕭楚材奉和展禮岱宗塗經濮濟詩曰拂漢星

旗轉分霄日羽明將追魯阜跡更勒岱宗銘林戈咽濟

岸獸鼓震河庭葉箭凌寒矯烏弓望曉驚已降汾水作

仍深迎渭情

薛克構奉和展禮岱宗塗經濮濟詩曰

龍圖冠胥陸鳳駕指云亭非煙汎濟浦綠字啓河汀畫

地部

卷之三十一

濟

七

裳晨應月文戟曙分星四田巡揖禮三驅道契經行欣
奉萬歲竊忭偶千齡

增

唐李頎與諸公遊濟瀆泛舟

詩曰濟水出王屋其源來不窮
泆泉數眼沸平地清流
通皇帝崇祀典詔書視三公
分官禱靈廟奠璧沈河宮
神應每如荅松篁氣蔥龍
蒼螭送飛雨赤鯉噴回風
灑酒布瑤席吹簫下玉童
元冥掌陰事祝史告年豐
百谷趨潭底三光懸鏡中
淺深露沙石藻蘋生虛空
晚景臨汎美亭臯輕靄紅
晴山傍舟楫白鷺驚絲桐
我本家潁北出門見維嵩
焉知嵩峰外又有天壇東
左手正接巖浩歌眇青穹
羣猶傲清吏偃仰狎漁翁
對此川上閒非

君誰與同霜凝遠邨渚月淨蒹葭叢茲境信難遇爲歡
殊未終淹留恨言別煙嶼夕微蒙 明儲懽涉濟詩曰
河曲風無定船扉掩復開岸花衝絮落沙雁掠波迴詩
思逢春亂鄉心苦病催分流從此去欲渡且徘徊

原

祭文後魏文帝祭濟文曰維太和十九年皇帝遣太

常寺守散騎常侍景昭告於濟瀆之靈乾光資曜坤載
播液惟瀆暢靈協輝陰辟庶象憑和升降芳瀝蘊神包
化比土宣績溫方涌瑞沆源導濟引流通滄實侔四體
作潤岱宗含雲吐醴潤彼湛湛川風瀾瀾瞻洪律而懷
德乘長波而欽智汎龍儀之郁穆璫玉軒而浮被沈璋

辭之明物冀牲潔以歸寄

漢一

原山海經曰嶓冢之山漢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江

增

水經注及山海經注云漢水出隴坻道縣嶓冢山初名

漾水東流至武都沮縣始爲漢水東南至葭萌與羌水

合至江夏安陸縣名沔水故有漢沔之名

即周昭王溺於此處

又

東至竟陵合滄浪之水

即屈原鬪漁父處

又東過三澨水觸大

別山南而入江也禹貢所謂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

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是也 **原**尚書禹貢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 毛詩曰

漢有遊女不可求思

漢二

原毛詩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化被乎南國美化行於江漢之域左氏傳曰屈完謂齊桓公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

增左傳曰吳師伐郢楚子

常濟漢而陣自小別至于大別韓詩外傳曰鄭交甫

過漢臯遇二女妖服佩兩珠交甫與之言曰願請子之

珮二女解珮與交甫而懷之去十步探之則亡矣回顧

二女亦即亡矣蜀志曰少府王謀等上言前襄陽男

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於深淵暉景燭曜璽光

徹天 孫巖宋書曰漢中城固縣漢水岸際有異聲如雷俄頃岸崩有銅鐘十二出自潛壤體制既精扣之清響 水經注曰沔水東經萬山北山下有潭中有杜元凱碑元凱好向後名作兩碑並述已功一碑立峴山一碑沈此潭中曰千載之後何知不深谷爲陵也 又曰漢東經西城縣胡城爲鱣湍洪波潏湓瀟浪雲頽古者舊言有鱣魚奮鬚望濤直上至此曝顛因以名焉 夢溪筆談曰郢州漁人擲網於漢水至一潭底舉之覺重得一石長尺餘圓直如斷椽細視之乃羣小蛤鱗次相比綢繆鞏固以物試投其一端得一書卷乃唐天寶年

所造金剛題識甚詳字法奇古其末云醫博士攝比陽縣令朱均施不知何年墜水中首尾略無露漬

漢三

原南紀

東流

詩滔滔江漢南國之禹貢東流爲漢

增導漾

至沮

水經注漢水初自漾水發源禹貢所謂導漾也

又曰東流至武都沮水始爲漢水

合褒

通

沔

水經漢水又東合褒水孔安國曰漢水東流與沔水通

會文

逕直

水從漢水又左

會文水又東逕直水

又曰漢

匯蠡

入江

尚書曰東匯澤爲彭蠡又曰南入于江

敖頭

旬口

水經漢水又東歷敖頭又曰東出旬口水口

鯨灘

鼈池

水經注曰漢水逕鼈池而鯨灘其地在西城縣南

猴徑

狼潭

水經漢水東過猴徑灘因

山多猴猿好乘危縱飲故名有狼子潭以狼子葬父於此故潭被此名

又曰漢水東

原鱸湍

龍泉

上見前 下水經注云漢水經西城縣南又東爲龍泉

含珠

隱玉

荆州

記云荆蘊玉以潤其區漢舍珠而清其域蜀

弄珠

祝玉

張衡南都賦曰游女弄珠於漢臯之曲 祝玉事詳後蔡昭侯濟漢

配天漢

對月谷

蔡邕漢津賦云配命位乎天漢兮披厚土而載形 水經注云漢水右對月谷口山有月坂有

月川于其中

黃金峭

白石灘

水經注云漢水經大

峭黃壤沃衍 水經注云漢水東經魏興郡之錫縣故城北爲白石灘縣故春秋之錫穴地也

增出鮒喞

發蟠冢

山海經曰漢出鮒喞一作鮒魚即顛項葬處 禹貢蟠冢導漾東流爲漢蟠冢山名

原過三澨

近二別

上見前禹貢下見前左傳

增蘧篠口

琵琶

界

水經漢水東合蘧篠口又曰東

接三湘

通九

派

王維汎漢江詩楚塞三湘接荆門九派通

宜竹箭

歌滄浪

淮南子曰漢水重安

而宜竹箭水經注漢水中有滄浪洲庾仲雍漢記謂之千齡洲非也故漁父有滄浪歌

原涉漢

遇兕

入水截蛟

紀年云周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漢遇大兕荆州記云沔水隈潭極深先

有蛟爲害鄧遐爲襄陽太守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遂自揮劍截蛟數段血流丹水勇冠當時于後遂無蛟害

蔡侯執玉

張公忘劍

左傳蔡昭侯爲兩珮與兩裘以如楚獻一珮一裘於昭王

子常欲之不與三年止之蔡侯歸及漢執玉而祝曰余所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水經注曰襄陽故城北枕

沔水昔張公遇害忘劍於此

七軍皆沒

六師盡喪

魏志云曹仁拜征南將軍

屯樊時關羽攻樊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紀年云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曠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

漢四

原朝宗

江

楚望

江漢沮漳楚之望也

漢廣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沱潛

爲漢

尚書

泉源爲漾

書注泉源爲漾水流爲漢水

增天漢美名

水經

地部

淵源

漢

七

注曰秦惠王始置漢中郡因漢水名郡也

漢廟堆

水經注

漢水逕漢廟堆下注即漢女遊處有

女郎廟

水經注

有女郎山下有女郎廟及擣衣石傳是張魯女也

上濤龍下

水經注云漢水東歷上濤而逕

於龍

天迴雲昏

蜀都賦曰流漢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即之雲昏

漢陽

郡名

自隋

漢口

漢水與涓水合流入江處

築隄

盧鈞會昌中漢水害襄陽拜鈞山南東道

節度使築隄六十步以障漢

漲鬻城郭

張東之授襄州刺史會漢水漲鬻城郭東之因壘爲

隄以遏

其隄莫量

唐文粹李善彞責漢水離漢之深矣其隄莫量

遙看漢

水鴨頭綠

李白襄陽歌

往復江漢津

杜甫詩

蕭索漢水清

送樊侍

漢水饒巨石

送李校書同上

漢水波浪遠

李白詩

眼前今古意江漢一歸舟

杜甫懷瀾上遊

漢水旣殊流楚山

亦此分

李白
擬古

漢五

原詩梁簡文帝翫漢水詩曰雜色崑崙水泓澄龍首渠
豈若茲川麗清流疾且徐離離細磧淨藹藹樹陰疏石
衣隨溜卷水芝扶浪舒連翩寫去檝鏡澈倒遙墟聊持
點纓上於是察川魚

增

唐孟浩然漢中漾舟詩曰漾

舟逗何處神女漢臯曲雪罷水復開春潭千丈綠輕舟
恣往來探翫無厭足波影搖妓釵沙光逐人目傾杯魚
鳥醉聯句鶯花續良會難再逢日入須秉燭 李白金
陵望漢江詩曰漢江迴萬里派作九龍盤橫潰豁中國

崔嵬飛迅湍六帝淪亡後三吳不足觀我君混區宇垂
拱衆流安今日任公子滄浪罷釣竿 李百藥王師渡
漢水經襄陽詩曰導漾疏源遠歸海會流長延波接荆
夢通望邇沮漳高岸沈碑影曲激麗珠光雲昏翠島沒
水廣素濤揚閼川已多歎遐睇幾增傷臨溪猶駐馬望
峴欲霑裳喬木下寒葉亭林落曉霜山公不可遇誰與
訪高陽 又渡漢江詩曰東流旣溷溷南紀信滔滔水
急沈碑岸波駭弄珠臯含星映淺石浮蓋下奔濤溜闊
霞光近川長曉氣高檣烏轉輕翼戲鳥落風毛客心旣
多緒長歌且代勞 宋之問渡漢江宴別詩曰漢廣不

分天舟移杳若仙秋虹映晚日江鶴弄青煙積水浮冠
蓋遙風逐管弦嬉遊不可極留恨此山川 岑參與鮮

于庶子泛漢江詩曰急管更須吹杯行莫遣遲酒光紅
琥珀江色碧琉璃日影浮歸櫂蘆花罨釣絲山公醉不
醉問取葛彊知 王維漢江臨汎詩曰楚塞三湘接荆

門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郡邑浮前浦波瀾
動遠空襄陽好風日留醉與山翁 儲光羲漢陽即事

詩曰楚國千里遠孰知方寸違春遊歡有客夕寢賦無
衣江水帶冰綠桃花隨雨飛九歌有深意捐珮乃言歸

明陳東春日渡漢陽詩曰春風澹微雨了了見前川

背水千家閉連山百雉懸鶯啼江上樹人散渡頭煙此
日乘流者羈思殊未捐

原賦後漢蔡邕漢津賦曰夫何大川之浩浩披厚土以
載形納陽谷之所吐兼漢沔之殊名總畎澮之羣液演
西土之陰精遇曼山以左迴遊襄陽而南縈於是遊目
騁觀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隴坻下接江湖導財運
貨懋遷有無旣乃風焱蕭瑟勃焉並興陽侯沛以奔驚
洪濤涌以沸騰願乘流以上下窮滄浪乎三溘觀朝宗
之形兆看洞庭之交會

洛一

原春秋說題辭云洛之爲言繹也言水繹繹光耀也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增**詩云瞻彼洛矣惟

水泱泱 **原**尚書曰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 周

官豫州其川滎洛與伊瀍三水爲三川 **增**春秋說題

辭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

龜書感王者沈禮焉 春秋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

爲中謂之洛邑 **原**山海經曰洛水出洛西山東北注

河入成臯之西 淮南子曰雒水輕利宜禾 魚豢典

略云洛字或作雒初漢火行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

爲土行土水之母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去隹加

水 水經云洛水出京兆上洛縣冢領山郡經上洛弘農河南縣盧氏蠡城陽市宜陽洛陽合伊瀍穀澗之水至鞏縣而入河也尚書稱導洛自熊耳又東會于伊又東北會于河是也

增宋書曰洛書者天符也王者德至淵泉則洛書出

原述征記云洛水底有礬石故上

無冰洛之神曰處妃

洛二

增顧野王符瑞圖曰虞舜時黃龍從洛水出詣舜鱗甲成字舜即位與三公臨觀黃龍五采負圖出舜前 宋書曰禹受舜禪洛出龜書六十五字是為洪範此謂洛

出書者也 竹書曰洛伯用與河馮彝鬪蓋洛水之神

也 歸藏昔者河伯筮與洛伯戰而枚占昆吾占云不

吉 **原**國語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水鬪將毀宮室王

欲壅之太子晉曰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

導也澤水之鍾也夫水聚於高歸於下今吾執政無乃

實有所僻而禍夫二川之神王卒壅之王室大亂

賈逵注曰

兩水會似於鬪

增竹書紀年曰晉定公二十年洛絕于周魏

襄王九年洛入城周山水大出 古今樂錄曰秦始皇

祀洛水有黑頭公從河中出呼始皇曰來受天之寶乃

與羣臣作歌云洛陽之水其色蒼蒼祠祭大澤倏忽南

臨洛濱醞禱色連三光

原漢官典職曰德陽殿周遊

容萬人自偃師去宮四十五里激洛水於殿下

謝承

後漢書曰沛國陳宣建武十年雒水出造天津城門或欲築塞之宣諫曰昔王尊正身金隄水退沉聖人耶言未絕而水去

增

伽藍記曰神龜中洛水上作浮橋所

謂永橋也常景爲洛汭頌其辭曰浩浩大川泱泱清洛導源熊耳控流巨壑納穀吐伊貫周淹亳近達河宗遠朝海若

隋唐嘉話曰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

官侍郎儀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云脈脈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曉蟬噪野

風秋音韻清亮羣公望之猶神仙焉 舊記志曰垂拱

五年四月魏王武承嗣僞造瑞石文曰聖母臨人永昌
帝業令雍州人唐國泰表稱獲之洛水則天大悅號其
石爲寶圖七月改寶圖曰天授聖圖洛水曰永昌封其
神爲顯聖侯禁漁釣祭享齊於四瀆所出處號曰聖圖
泉於泉側置永昌縣十二月則天親拜洛水受天授聖
圖爲壇於洛水之北中橋之左皇太子皆從内外文武
百寮蠻彝酋長各依方位而立珍禽奇獸並列於壇前
禮畢還宮父老勒碑於拜洛壇前號曰天授聖圖之表
開元五年左補闕盧履冰奏毀之 唐書曰李適之爲

河南尹元宗患穀洛歲暴耗徭力詔適之以禁錢作三大防曰上陽積翠月陂自是水不能患 聞見後錄曰洛陽叢春園有先春亭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奔激而東天津橋者疊石爲之直力瀆其怒而納之於洪下洪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予嘗窮冬月夜登是亭聽洛水聲久之覺清冽侵人肌骨不可留乃去

洛三

原會澗

按河

上詳前

河圖曰

洛水地埋陰精之宮

帝王明聖龜書出天文以與命地以授

神逆名亂教摘亡弔存故聖人觀河洛也

魚躍鳳

瑞按河合際居中進羣王道和洽吐圖佐

神逆名亂教摘亡弔存故聖人觀河洛也

魚躍鳳

魚躍鳳

魚躍鳳

魚躍鳳

魚躍鳳

魚躍鳳

魚躍鳳

翔

魚豢典略曰湯東觀洛沈鮮黃魚雙躍出於壇曹植兩儀篇曰帝者化八極養萬物和陰陽陰陽和鳳

至河

鳳集

龍見

沈約宋書曰黃帝齋於中宮坐於元龜洛水上有鳳皇集不食生

始與

將起

河洛

龍見皆察其首黑者人正白者地正赤

易乾鑿度曰帝王

者天

黑玉

丹書

帝王世紀曰湯時有神牽白狼銜

黃魚

黑玉之瑞

於是始受命稱王

淮南子曰

元龜

古者至德之運珠玉潤澤洛出丹書河出錄圖

青鯉

沈約宋書曰元龜洛書者天符也王者德至川

龜書

河圖曰黃帝遊於洛見鯉魚

長三丈青身無鱗赤文成字也

注疇

類也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

龜疇

鳳押

尚書曰天乃錫禹洪範

至於

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黃錄曰帝坐元扈

洛上與大司馬容光左右輔周昌等百二十

笙鳳

人臨觀鳳皇圖置帝前圖以黃玉爲押

玉雞

劉向列仙傳曰王子晉好吹笙作鳳皇鳴於伊洛

之間有道士浮丘伯接以上嵩高山

帝王世紀

帝王世紀

帝王世紀

地部

地部

地部

地部

地部

地部

地部

地部

地部

曰昭靈后名含始遊於洛池有玉雞銜赤珠

堯壇

周觀

尚書中候曰堯沈薜於洛元龜負圖出背甲赤文

鼎焉今洛陽西南洛水

軒遊

周卜

帝時天大霧三

之北有鼎中觀是也

以醮之天乃甚雨七

尚書曰

日帝遊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

尚書曰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

夏竭

周鬪

史記曰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昔伊洛

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山崩川竭

亡之徵也

張襍 潘居 張協洛襍賦曰夫何三春之

而下詳前

張襍

潘居

令日喜天氣之網縕和風穆

而布暢兮百卉燦而敷芬

張協

潘居

春服之既成兮將袂

除於水濱

潘岳

潘居

賦曰退而閑居於洛之涘

珠藻玉

上見曹植賦

山海經曰秦冒之山

沈璧

珠

藻玉

上見曹植賦 山海經曰秦冒之山

沈璧

墜鐘

上詳前黑玉注 孫巖宋書曰高祖平

三川

關洛致鐘虞舊器南還一大鐘墜洛水

孫巖宋書曰高祖平

三川

四水

伊洛瀍合流伊洛瀍澗

符命

圖書

東都賦曰河洛間與符命用出

書之泉

汎舟

解禊

李膺字元禮與郭林宗汎舟洛水人望之以爲仙舟也

王濟

文選

曾

出謹舉

至陽虛

山海經曰謹舉之山

洛水出焉

於元扈之水

逕熊耳

繞鹿蹄

水經曰洛水東逕熊耳山北

是爲洛納

過偃師

度緱氏

水經曰洛水又東過偃師縣南

繞鹿蹄之山

歷訾鞏

會瀍伊

經注曰緱氏山名在偃師縣南

洛水

原青雲

浮赤光起

尚書中候曰武王觀於河沈鮮禮畢且退至於日昧榮光並塞河沈鮮青雲浮洛赤

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吐之而去江淹詣建平王上書曰

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又曰堯率羣臣東沈辭於洛還候至於下稷赤光起九日溫

元龜負書出赤文成字宋均注曰稷讀曰側

洛

三

七夜雨

易乾鑿度曰帝盛德之應洛水先溫九日乃寒五日變爲五色元黃下見前軒遊注

晉帝升九阿

貢計百國

穆天子傳天子西征濱洛升於九阿注其地有阪九

曲洛水運之蓋在散關南也水經注曰洛水東陳運計素渚蓋中朝時百國貢計所頓故渚以此名

兵紀勝

遣將窮源

漢書光武陳兵於洛水見劉盆子等謂其丞相徐宣曰不悔乎宣曰

不悔上笑曰卿庸中

劉公西入長安次於洛陽命參將戴延之等乘舟溯流窮覽洛川欲盡知水軍可至

戴延之西征記謂洛總入關之水注函谷廣城伊闕大

戴記八關陸疏四關

谷輶轉旋門平津孟津也陸機云洛有四闕伊闕其

也

神假處妃

漢書音義云處妃處義氏

僊真王子

漢書音義云處妃處義氏

植求甄后不得假處妃作洛神賦

水經注織氏山近

洛水王子晉控鶴斯阜靈王望之不得近竟舉手謝去

山有子

巡堤詠詩

俱見前

成橋作頌

洛二

鳳銜圖

圖

以授軒

龜負書以俾

如下詳鳳押注

五子後太康

於洛汭

三川感伯陽於西周

洛四

原 豫州川

周禮豫州其川洛

熊耳源

詳前

眇彼

洛水

清洛

曲洛 洛水辨名

水經注周禮雍州其川洛汭此洛一名漆沮出馮翊此關輔之水又云洛

水出漳山東經洛縣及新都

增 歷代帝王崇禮

河圖

與前水合流此又在蜀十

禮秩隆於四瀆按祀典洛不列

沈璧於洛至周武則

禮秩隆於四瀆按祀典洛不列

營洛邑而定鼎云

天下之大湊

周書周公將致政乃

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鄉

古之周南今之洛陽

地部

為天下之大湊

洛

日古之

周南今之洛陽漢高祖始欲都之感婁敬之言而
止光武起南陽定居洛邑建於魏晉咸兩宅焉
洛

經九山水經注曰自鹿蹄之山以至元洛有二橋李昭

德曰洛有二橋司農卿韋弘機徙其一直長夏門民利

之其一橋廢省巨萬計然洛水歲深齧之繕者告勞昭

德始累石代柱銳其前廝殺別袖拂洛水韓愈送

暴濤水不能怒自是無患也去來伊洛上同上寄崔交洛赴洪河杜甫三川蒿

山東頭伊洛岸韓愈持竿洛水側同上清洛水光鋪

碧簾劉禹錫詩洛五

原詩宋顏延之北使至洛詩曰振楫發吳州秣馬陵楚

山途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間前登陽城路旦夕望三川

伊洛絕津濟臺館無尺椽空階多巢穴城闕生雲煙

唐太宗臨洛水詩曰春蒐馳駿骨總轡俯長河霞處流
縈錦風前漾卷羅水花翻照樹隄蘭倒插波豈必汾陰
曲秋風發擢歌 蘇味道奉和受圖溫洛詩曰綠綺膺

河檢青壇俯洛濱天旋俄制蹕孝享屬嚴禋陟配光三
祖懷柔洎百神霧開中道日雪斂屬車塵預奉咸英奏
長歌億萬春 李嶠奉和拜洛詩曰七萃鑿輿動千年

瑞檢開文如龜負出圖似鳳銜來殷薦三神饗明祠萬
國陪周旗黃鳥集漢幄紫雲迴日暮鉤陳轉清歌上帝
臺 牛鳳及奉和受圖溫洛詩曰八神扶玉輦六羽警

瑶溪戒道伊川北通旌澗水西銜圖開洛匱刻石與天
齊瑞日波中上仙禽霧裏低微臣矯弱翮抃舞接鸞鷺
薛春惑進船於洛水詩曰禁園紆睿覽仙擢叶時遊
洛北風花樹江南彩畫舟芳生蘭蕙草春入鳳皇樓興
盡離懷暮煙光起夕流

增唐李嶠詠洛詩曰九洛韶

光媚二川物候新花明丹鳳浦日映玉雞津元禮期仙
客陳王靚麗人神龜方錫瑞綠字佇來臻 武后大享
拜洛樂章詩曰神功不測兮運陰陽包藏萬宇兮孕八
荒天符既出兮帝業昌願臨明祀兮降禎祥 宋張耒
渡洛憶淮上詩曰云云清洛轉山隈渺渺東流不復回

輕鳥意隨青嶂去亂波爭汎夕陽來偶驚舟楫鄉心起
乍脫塵埃病眼開疑是盱眙郭門外月明帆席過清淮
原賦魏曹子建洛神賦曰余從京師言歸東藩北過伊
闕越轅轅經通谷凌景山容與乎楊林流盼乎洛川觀
一麗人於巖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彼何人斯若斯
之豔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慮妃君王所見
無乃是乎余告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宛若游龍鬋鬢兮
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於是忽焉縱體
以游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於神許兮采湍
瀨之元芝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而自持爾乃衆靈

雜還命儔嘯侶或戲清波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
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游女體迅飛鳧飄忽若神
凌波微步羅韞生塵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彝鳴
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鑿以偕逝六龍儼其
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鯨鯢涌而夾轂水禽翔而為衛於
是越北汜過南岡動朱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神
人之道殊怨盛年之莫當撫微情以效愛獻江南之明
璫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

原銘後漢李尤洛銘曰洛出熊耳東流會集夏禹導疏
經於洛邑元龜赤字漢符是立帝都通路建國南鄉萬

乘紵濟造舟爲梁三都五州貢篚萬方廣視遠聽審任
賢良元首昭明庶類是康

淵鑑類函卷三十八

淵鑑類函卷三十九

地部十七

渭 涇 漕河

昆明池

渭一

原春秋說題辭云渭之爲言布也渭渭流行貌 尚書
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
入于河 周官雍州其浸渭洛爲關中三川周幽王時
三川震是也與涇渭灞澆滂瀆澇瀆爲八水案水涇注
及山海經注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北過
狄道縣南上邽縣北陳倉縣南武功縣北槐里縣南與
澆澆二水合東至高陵與涇水合又與漆沮水合經秦

漢之都至潼津而入河也

增河圖曰烏鼠同穴山地

之幹也渭水出其中 辛氏三秦記曰龍首山長六十

里頭入渭水尾達樊川高二十丈云昔有黑龍從南山

出飲渭水其行道因成土山 史記曰秦武王三年渭

水赤三日昭王十四年又赤三日 洪範五行傳曰赤

者火色蓋亦以火沴水也渭水秦大川也陰陽亂秦用

嚴刑敗亂之象 沈約宋書曰秦漢都西京涇渭水雖

不在祀典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祠 雜兵志曰

東海出氣如鼈渭水出氣如蜃

渭二

增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史記曰太公垂釣於渭周西伯將獵卜曰所獲非龍非虺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 列子曰夸父逐日渴飲渭水不足乃暍死 水經注曰渭水石柱橋舊有村留神像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之出曰我貌很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村留乃出首班以脚畫地村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象於水惟背以上立水上 **原三**

輔舊事云初秦都渭北渭南作長樂宮橋通二宮間表

河以爲秦東門表汧以爲秦西門二門相去八百里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橫橋南渡以象牽牛漢都渭南開北闕以臨渭渭北則陵廟所在

增史記曰文帝十二年

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 又曰張釋之爲廷尉漢文帝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使騎捕屬廷尉廷尉奏此人犯蹕當罰金 陳壽益都耆舊傳曰漢武帝時蜀張寬爲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渭水乳長七尺上怪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見 曹瞞傳曰操與馬超

隔渭水而戰每渡渭輒爲超騎所衝突地多沙不可築
城婁子伯說今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一宿而成

魏春秋曰諸葛亮出斜谷臨渭水司馬懿謂諸將曰亮
若出武功依山東轉者是其勇也若西止五丈原諸君
無事矣亮果屯渭水南原 王景暉南燕書曰姚秦皇

初三年歲在丁酉於長安渭濱得赤璽上有文字曰天

命燕德 劇談錄曰陳季卿羈棲輦下嘗訪僧於青龍

寺遇僧他適因憩於煖閣中有終南山翁方擁爐而坐
東壁有寰瀛圖季卿歎曰得自渭泛河濟江達於家亦
不悔無成而歸翁乃命僧童折階前一竹葉作舟置圖

中渭水上季卿熟視恍若登舟旬餘至家復登葉舟泛江至青龍寺見山翁尚擁褐而坐

渭三

原貫都

浸雍

上見前三輔舊事下見前周官

增同穴

合流

尚書

注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處此山故名鳥鼠同穴渭水出焉水經注渭與湮合流三百里清濁不相雜

性清

色赤

後周宇文道渭源詩合流應不雜方知性本清色赤見前史記

原知

星

相氣

土見前益都耆舊傳葛洪神仙傳曰駟馬都尉北海巫炎字于都漢武帝出于都見於

渭橋上見頭上鬱鬱有紫氣高丈餘帝召東方朔使相此君有何道術曰此君有陰道之術應德

失紀

秦書曰昔二代居三河而河洛出圖書秦居渭陽而水數赤瑞異應德之效也焦贛易林曰

山崩谷絕天福盡竭涇渭失紀玉曆既闕

增甘誓

鎬書

水經渭水東合甘水即夏啓伐

有扈作誓于甘 又渭水與鎬水合春秋後傳曰使者
鄭客至華山見有素車白馬來者曰子之咸陽顯托書

致鎬池君內 **原**造舟 贈路 上詩見前 又詩曰我
言祖龍死

贈之路 通橋 複道 上詳前 史記曰秦始皇復道
車乘黃

天極閣道絕 秦祠 漢拜 上見前沈約宋書 漢書
漢抵營室也

郊見渭 晉壘 苻壇 臧榮緒晉書曰諸葛亮率衆出
陽五帝

而壘 裴景仁苻書曰苻健至長安賈元等上
尊號依舊儀立百官設壇城南於渭水之陽 垂釣

投錢 上見前史記 趙岐三輔記曰安陵 **增**棄
清者有項仲山飲馬渭水每投三錢

脂 出碗 杜牧阿房宮賦曰渭水漲脈棄腊水也 酉
陽離組景龍寺有八角井唐元和中有公主

過之令侍婢以銀稜碗取水 原 龍飲 雞翔 上見
墜井中經月餘碗出於渭河

秦記 襄景仁苻書曰苻健皇始四年冬山雞來入人
家栖宿養子而去羣聚傍渭水而游翔與家雞無異

地部 淵蓋頁為卷三十九 渭

導鳥穴

入龍山

上見尚書
前三秦記

中

出地幹

象天

河

上見前河圖
詳前三輔舊事

增過上邽

歷大散

水經注渭水東過上

邽縣

又東

逕略陽

繞華陰

水經注略陽在龍右渭又西逕略陽

北歷大散關

原貫甸服

浸神臯

水經渭南渭北總貫注於長安甸服

也

又秦漢立羣祠

橋法牛

氣如蜃

上見前三輔舊事

於渭

傍稱神臯焉

開北闕

秦作離宮在渭水南北漢

見三

輔記

走櫟道

東渭橋漢高祖造以走櫟陽之道西渭橋漢武帝造跨渭

水以通茂陵

原出周鼎

得燕璽

上見前史記

驚輿馬

御樓船

上見前史記

漢書曰薛廣德為御

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免冠曰宜從橋上乃

呂

從橋灑道元注水經曰渭橋秦制也亦曰便門橋

釣陽

馮耕陰

上見前史記耕於驪山之阿

馮衍楊節賦序曰馮子

絕游宦之路眇然有起

增丹幾陷

瞞乍驚

水經注曰燕太

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乃求歸秦王為機欲以陷

又曰渭橋舊有村留神像董卓入

關焚此橋曹瞞更修

非子主馬

文公出田

史記秦

子為周孝王主馬於汧渭之間

秦築阿城

漢起上

苑史記秦始皇三十五年作朝宮於渭南亦曰阿城也

又曰漢武帝建元中起上林苑屬之南山亦在渭

南也 夸父渴飲

季卿圖泛

上見前列子下

囊沙作

城 抱鬣涉水

曹瞞傳曰瞞與馬超隔渭水而陣乃作

唐書安祿山

反僕固懷恩至渭水

原導鳥鼠之源

為雍州之浸

渭四

增厲鍛

詩涉渭為澗取厲取鍛

原迎太姒

見前詩親迎于渭

得玉璜

呂望垂釣於渭水

送舅氏

見前贈路注中

增真人西遊

水經注渭

注渭與沂合入散關昔老子將至關

陳寶

水又東過

關令尹喜候氣知真人將有西遊者

廊時

封禪書秦文公

陳倉縣縣有寶雞祠即秦文公

原見玉英

史記

夢黃蛇自天屬地其口止於廊街以

增大人見

水經注渭水北過襄武縣

為上帝之神於是作鄭時祠白帝

背負清渭

郭子儀奏雍州背

廟常有玉英見

大人見身長三丈跡長

負清渭濁河之固

三尺言曆數當在晉

分渭水入金光明

韓朝宗為京兆尹分渭水入金

袞除

李適傳天子春幸

渭河三百里內漁釣者五坊

柳宗元龍馬贊明皇帝在

捕治之

唐史河

馬化為龍

位靈昌郡得異馬於河其

狀龍鱗虺尾拳毛環目肉鬚居帝關二十年遇禍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為龍游泳去不知所終

蛙大如鼎

唐志神龍中渭水有蝦蟆大如鼎里人聚觀數日而失

合秦川隴

水

見水經注

船司空

地理志曰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服虔曰縣名

陽春澌

韓愈

詩灞渭陽春澌

獨向東

杜甫詩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

原沔彼渭水

浸夫雍州

渭五

原詩後周宇文道至渭源詩曰渭源奔鳥穴輕瀾起客

亭淺淺滿澗響蕩蕩竟川鳴潘生稱運石馮子聽波聲

斜去臨天半橫來對始平合流應不雜方知性本清

庾信望渭水詩曰樹似新亭岸沙如龍尾灣猶言今暝

浦應有落帆還 隋煬帝臨渭源詩曰西征乃屆此山
路亦悠悠地幹紀靈異同穴吐洪流濫觴何足擬浮槎
難可儔驚波鳴澗石澄岸瀉巖樓滔滔下狄縣森森肆
神州長林嘯白獸雲徑想青牛風歸花葉散日舉煙霧
收直爲求民隱非窮轍跡遊 薛道衡奉和臨渭源應

詔詩曰元功復禹跡至德去湯羅玉關亭障遠金方水
石多八川茲一態萬里導長波驚流注陸海激浪象天
河鸞旗歷巖谷龍穴暫經過西老陪遊宴南風起詠歌
庶品蒙仁澤生靈穆太和微臣惜暮景願駐魯陽戈

柳顧言奉和春日臨渭水應令詩曰飲馬投錢岸解釣

剖璜津風絲曳香餌覆杯懷昔人 唐韋嗣立奉和三

日被楔渭濱詩曰乘春被楔逐風光扈蹕陪鑿渭渚傍

還識當時水濱老衰年八十待文王 李乂奉和三

日被楔渭濱詩曰中園花柳暮春時元巳陪遊樂在茲此

日欣逢臨渭賞昔年空道濟汾詞 徐彥伯奉和三

日被楔渭濱詩曰晴風麗日滿芳洲御色春筵被錦流皆

言侍蹕璜溪宴暫似乘槎天漢游 **增**唐岑參西過渭

州見渭水思秦詩曰渭水東流去何時到雍州憑添兩

行淚寄向故園流 崔國輔渭水西別季崙詩曰隴外

長亭堠山深古塞秋不知嗚咽水何事向西流

增賦唐劉琯渭水象天河賦曰昔我先王肇修人紀乃建邦國以立都鄙或處沃而稱奧或宅中而爲美周分景臺之測用會陰陽之擬漢據鶉首之分實爲山河之理故右扶風而左馮翊距涇川而浮渭水潼函襟帶豐鄠巍峩下則崇岡於地險上乃取範於天河城雉周環而斗設宮觀駢牙而星羅轉曲江於前岸俯冀闕於中波車馬誼流渾派聲之交錯風塵日夕與津霧而相和蓋聖人垂則必天之象王者都會大洽斯享運璇衡以齊玉燭法露盤以崇金掌四方輻湊萬國攸仰風雲以之吸合日月於焉澄朗苟禎祥而應會則乾元之攸往

何必河出圖洛出書然後爲卜食之華壤者也懿哉作
者元后中興後嗣同天之道順人之意橫橋乃牽牛之
設素澆則飲龍之謂晚光澹濫接鳳苑之祥煙曉色清
明連斗城之佳氣樓臺傍而津涯隱伏鐘鼓作而波濤
汨沸不覩斯焉以取斯寧復知王者之貴不察所由於
所以又安明坎德之靈而生乎渭徒觀其遠界汧隴橫
截秦川沃長安之霞日浮京兆之雲天都邑傍於左右
舟楫來而泝沿上林之煙開霧卷建章之戶萬門千朝
而望兮蓬瀛若留乎岸側夕而臨也河漢宛在乎目前
是以婁敬云被山帶河四塞爲固豈不謂天道無親惟

德是輔祥符下及瑞圖斯遇以登仁壽之理用表坤靈
之喻請謂東周安處先生之徒與須知西朝翰林主人
之作賦 衛次公渭水貫都賦曰清渭天鑿名都王制
貫金城千里之域寫銀河九霄之勢同穴發源衆川潛
泄分黑水以渺漫遶黃山而迢遞水能濟物用導於中
州君德配天故法於上帝都之會也皇皇渭之流也湯
湯異東西之漚澗非汲引之沮漳夏后濬川分流非肇
於伯禹秦德王水貫都必因於始皇照雙鳳之丹闕架
長虹之飛梁褰裳者不勞於揭厲濯纓者何必於滄浪
泛彼樓船掩橫汾於武帝濱之釣叟感入兆於文王且

夫前王酌憲惟皇都之所建度地有孚因貫渭之上腴
曲抱乎周原秦野旁臨乎八達九衢旣流行以紅粟誠
輝煥乎黃圖則知八水皆流豈清於渭水五都並制莫
大於西都原夫渭者雍之巨浸都者人之所聚天垂法
君必取曳雲間之清渭何殊雲漢移天上之紫宮洞開
天府及乎縈流一帶中派紆餘蕩元氣澄太虛稽前典
而備矣於名川而舍諸豈惟積潤於庶物固亦近壯於
皇居至乃春景澄廓晴霞朗暢涵萬象於影中度牽牛
於波上客有觀光者於茲而寫望美夫取法可仰因天
垂象疏紫陌而逶迤流丹霞而蕩漾周公卜洛雖云風

兩所交秦后貫都實謂膏腴之壤惟洪業之永固與渭流而彌廣

涇一

增爾雅云直波曰涇

書曰涇屬渭汭

孔安國尚書注屬建也水北曰

汭言治涇水入於渭

詩曰涇以渭濁湜湜其沚

原周官雍州

其川涇汭

增淮南子云涇水出薄洛山

高誘注薄洛山即開頭山

也

原關中記云涇與渭洛爲關中三川與渭灃滻澇

瀆澧瀆爲關中八水

案辛氏三秦記及山海經注涇

水出安定朝那縣西開頭山東南經新平扶風至京兆高陵縣而入渭水合流三百里清濁不相雜東合漆沮

水至潼津入於河

涇二

增詩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於邁六師及之左
傳曰晉侯伐秦帥諸侯之師以進濟涇而次秦人毒涇
上流師人多死 國語曰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三
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爲羣女三爲粲粲
美物也汝何德以堪之康公弗許一年恭王滅密 史
記曰韓聞秦之好利欲罷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
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以溉田禾旣
而詐覺秦欲殺國國曰臣爲韓延數歲之命爲秦建萬

世之功遂使成之名鄭國渠

原又曰武帝大始二年

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
渭中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頃因名白渠人得其饒歌
之曰田於何所櫟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爲
雲淩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
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增前秦記曰苻堅以關中水旱

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
萬人開涇水上源以溉田百姓賴其利

唐書曰關中

沃野千里舊資鄭白二渠爲豪家貴戚壅隔上流置私
碾百餘所農夫所有十奪六七大曆初李栖筠爲工部

侍郎悉奏毀之 又云代宗詔除涇水上流私碾以妨
民漑有脂粉碾兩輪有司未敢毀撤公主見代宗訴之
帝謂主曰吾行此詔蓋為蒼生耳可為衆率先公主即
日毀去由是勢門碾磴毀八十餘所 宋史曰張守約
知涇州涇水暴漲為城害每歲治堤堰費不貲適年饑
罷其役或曰如水害何守約曰荒歲勞民甚於河患禱
之河神一夕雷雨河徙而南城不為患

涇三

原合渭

歷峽

上見前尚書 鄭道元注水經
曰涇水東流歷峽謂之涇峽

壇富

流

穢迹

唐文粹李廌西都賦曰其地勢也帶涇渭之
富流 柳宗元愚溪對云乃合清渭自彰穢

迹

鋪雲

渠雨

白渠成民作歌有舉鋪為雲渠為雨之句

前鄭

後

白

鄭國在前白渠起後同上民歌

原秦卜

漢祠

史記曰秦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殺

之卜涇水為崇二世乃齋望彛宮欲祠涇漢書曰灃灃灃涇渭之水皆不在大川之例以近咸陽盡得此

大川之祠也

周震

漢壅

史記曰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

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徐廣注

曰涇渭洛也

又曰漢成帝河平四年長陵臨涇岸類壅涇水

毒晉

崇秦

上見前左

傳卜下見前

造舟

沈馬

薛瑩後漢書曰章帝北巡下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

陵造舟至于涇而還

酈道元注水經曰秦二世將祠涇沈四白馬於涇齋於此宮內

增冠三

川

列八水

並見前

首薄洛

尾高陵

薄洛山名涇發源高陵縣名

涇至此入渭並見前

經隴阪

貫羸都

見唐徐珣望涇水詩

原出涇谷

屬渭汭

山海經曰涇西五十里曰涇谷之山下詳前

望彛

宮

長平觀

水經注曰涇水經望鑄宮以望北彛故名

邪單于入朝上登長平觀詔單于無謁

增水一石

泥數斗

見前白渠民歌

原山崩涸

岸頽壅

淮南子曰殽山崩而薄洛之水涸高誘注曰殽山在雍薄洛涇水也

漢壅注下見

增壅上流

去私碾

並見前唐書

原鄭國鑿

白公穿

並見前史記

增夸父振履

王母乘雲

輿地志涇州有振履

堆夸父逐日振履於此時王母乘五色雲降遂立祠於涇州

雙渠禾黍

兩

輪脂粉

上見前史記下見前唐書

原引湜湜之流泥惟數斗

收

芄芄之稼畝乃一鍾

涇四

增鳧鷖

詩曰鳧鷖在涇

原沔彼涇水

浚為鄭渠

增三白

地部

涇

涇

輿地志 陘陽白公引涇水溉田有上白中白南白三渠

命刮朽壤

唐文粹王繼張公德政碑

曰維涇失防比歲多決近縣疲於奔命

請開支渠

唐書

他山苦於度材公乃命刮朽壤填巨石

胡盧

黎幹戎州人大曆十三年為京兆尹百姓連狀

告涇水壅隔幹力請開鄭白支渠復秦漢故道

入涇

山堂肆考曰胡盧河本名蔚茹河源出平涼府鎮原縣西南顏沙山下流入涇河

臙脂

入涇

又曰臙脂川在平涼府華亭縣西北一百里東流入涇河

蕩潏

杜甫北征詩

涇五

原詩

唐徐玗日暮望涇水詩曰導源經隴阪屬汭貫羸

都下瀨波恒急迴圻溜亦紆毒流秦卒斃泥糞漢田腴

獨有迷津客懷歸漸暮途

增賦

唐獨孤綬涇渭合流賦曰遊者感異源而合趣指

涇渭於秦樹涇如經也自北而南流渭若緯焉從西而東注性相近以不息勢使然而自遇湜湜其汴昔既聞之於詩湯湯其流今則狀之爲賦夫至清者渭至濁者涇惟清也鑒物之道著惟濁也含垢之義形共導金氣咸通井星混殊流之昭晰成一帶之潔渟初以縱亂橫似爭長而難雜終以潔受污何極睽而乃合禹功之所兩存漢苑斯焉博納乍異其色覺游鱗之隱見必同乎聲帶長風之蕭颯象昭回之可求歌鄭白之有由飲馬投錢足以發明廉士浚渠降雨足以殷富神州既相弘

也部

卷之三十一

涇

三

以利物寧自異乎並流知之者齊我以不皦不昧感之者比我于一薰一蕪斯乃柔以長存和之足貴近則順洪河之紆直遠則成滄海之濶渭同功一體叶靈通氣信殊穀洛之流寧爽淄澠之味夫然波獨清而無偶非達識之所謂

原贊唐韋挺涇水贊曰沒渠濁流屬渭清津流亦毒晉靈嘗崇秦

增碑劉禹錫高陵令劉君遺愛碑曰涇水東行注白渠醜而為三以沃關中故秦人常得善歲按水部式沒洩有時畎澮有度居上游者不得壅泉而顛其腴兵興以

還寢失根本涇陽人果壅而顛之高陵令劉君勵精吏
治乃脩故事考式文請更水道入於我里請杜私竇使
無棄流寶曆元年京兆下其符司錄姚康士曹掾李紹
實成之縣主簿談孺直實董之冬十月百衆雲奔憤與
喜并口謠力運不屑礮鼓仲冬新渠成駛流渾渾如脉
宣氣萬荒漚冒迎耜斯釋開塞分寸皆如詔條有秋之
期投鍤前定請名渠曰劉公其廣四尋而深半之兩岸
夾植杞柳萬本下垂根以作固上生材以備用仍歲旱
沴而渠下田獨有秋繇是邑人享其長利高陵人蒙被
惠風播爲聲詩今采其旨而志於石文曰噫涇水之逶

游鑑類考卷三十九
一
逸漑我公兮及我私水無心兮人多僻錮上游兮乾我
澤時逢理兮官得材墨綬紫兮劉君來能愛人兮恤其
隱心既公兮言既盡縣申府兮府聞天積憤刷兮沈疴
痊劃新渠兮百畝流行龍蛇兮止膏油遵水式兮田復
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兮去翱翔遺我福兮牽我
腸紀成功兮鑄美石求信詞兮昭懿績

昆明池一

原說文云池者陂也

增三輔黃圖云昆明池中有靈

沼神池堯時治水嘗停舟於此蓋堯時已有池漢代因
而深廣耳 **原**漢書曰昆明池武帝元狩三年所穿也

初漢欲求身毒國爲昆明彘所閉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曰滇河漢將伐昆明以通身毒使謫卒伐棘上林象滇河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池周圍四十里

增曹昆志

怪云漢武鑿昆明池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舉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試問西域胡人帝以爲朔不知也至後漢明帝時外國道人來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乃試以武帝灰墨問之荅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此劫燒之餘乃知朔言有旨

昆明池二

增漢書曰武帝大脩昆明池列館環之

班固西都賦

曰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
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若摛錦與布繡燭耀
乎其陂 張衡西京賦曰乃有昆明靈沼黑水元趾周
以金堤樹以柳杞豫章珍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左織
女處其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

原西京

雜記曰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
櫓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旌葆麾蓋照燭涯澹
又作二石人東西相對以象牽牛織女 又曰昆明池
刻石爲鯨魚每雷雨魚常鳴吼鬣尾皆動漢世祭以祈
雨徃徃有驗至昭帝幼冲不復習戰於中養魚以給諸

陵祠餘付長安市魚乃賤

增

酉陽雜俎曰漢武昆明

池中有水網藻枝橫側水上長八九尺有似網目鳧鴨
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因名之 晉潘岳西征賦曰乃有

昆明池乎其中浩如河漢日月麗天旦似暘谷夕類虞
淵昔豫章之名字披元流而特起儀景星於天漢列牛
女以雙峙圖萬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擢百尋之層
觀今數仞之餘址 唐書曰高祖武德九年三月庚寅

幸昆明池習水戰太宗冬日臨昆明池有御製詩 景

龍館記曰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羣臣應制百
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選一首為新翻御製

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懷之惟沈
佺期宋之問二詩不下移時一紙飛墜乃沈詩也評曰
二詩工力悉敵惜沈詩末句詞氣已竭宋詩云不愁明
月盡自有夜珠來猶涉健舉 酉陽雜俎曰孫思邈嘗
隱終南山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凡七
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孫公求救曰余昆明池龍
也胡僧利弟子腦將爲藥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
法力加護孫謂曰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千首爾傳與予
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所禁今急矣固無所怯有
頃捧方而至孫曰爾第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

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

昆明池三

原神池

靈沼

並詳前三
輔黃圖

伐棘

鑿灰

上見前漢書
下見前志

怪記

象滇

儀漢

上見前漢書
下見前西征賦

刻石

儀星

上見前西

京雜記

元流

黑水

上見前西征賦

湯谷

虞泉

並見前西征賦

漢宇

堯舟

上見前西征賦

習戰

肄師

漢書武帝鑿昆

珍館

名宇

上見前西京賦

習戰

肄師

漢書武帝鑿昆

網藻

上見前西

網藻

上見前西

潘岳西征賦曰伊茲池

增養魚

網藻

上見前西

網藻

上見前西

網藻

上見前西

網藻

上見前西

之肇穿肄水師於荒服

陽雜俎

鯨吼

龍求

上見前石鯨鳴吼

龍求

下見前

龍求

下見前

龍求

象扶桑

似濛汜

並詳前

左牽牛

右織女

並詳前

右織女

並詳前

原錦繡陂

杞柳隄

上見前西都賦
下見前西京賦

增虛夜月

動

秋風

杜甫秋興詩織女機絲虛
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

終南雲影

渭北雨

聲

江總昆明池詩曰終南
雲影落渭北雨聲過

船疑槎度

珠似星來

虞茂

賦昆明池織女石曰船
疑海槎度珠似客星來

石鯨分溜

劫燼隱沙

唐太宗臨

昆明池詩曰石鯨分
玉溜劫燼隱平沙

金隄稅馬

石岸橫舟

李百藥和昆明

池詩曰稅馬金隄
外橫舟石岸前

川通黑水

地派紫泉

李義昆明
池應制詩

曰川通黑水漫
地派紫泉流

太宗御製

昭容品詩

唐太宗冬日
臨昆明池有

詩上宮昭容彩
樓品詩見前序

上巳泛舟

晦日侍宴

宋之問上
巳泛舟昆

明命學臣侍宴賦詩見前景龍館記
明池有序中宗於正月晦日幸昆

昆明池四

原周以金隄

見前

池濱得珠

潘岳關中記曰漢武作昆明池人釣魚綸絕而去夢

於帝求去其鈎明日帝戲於池見魚銜索帝取其鈎放之閱三日復游池濱得珠一雙帝曰豈非昔魚之報也

豫章館

劫燒灰

出日月

似雲漢

並見前西都西京賦中

增貞觀獻獲

唐書貞觀五年太宗獵於昆明池獻獲於大安宮

問昆明開

自何年日

帝嘗問許敬宗漢武開昆明池實何年日敬宗對元狩三年因伐昆明爲此池以肄戰也

自作定昆池

六帖云安樂公主嘗請昆明池帝曰先帝未有以與人者主不悅自鑿定昆池

延袤數里定言可抗之也

鯨吼歲熟

朝野僉載開元初石鯨吼歲大熟

紫雲樓

綵霞亭

唐書帝嘗詠杜甫曲江辭有宮殿千門語意天寶時環江有觀榭宮室問鄭注即詔兩神策治

曲江并治昆明作紫雲樓綵霞亭

應制同用堯字

唐時恩勅尚書省寮宴昆明池應制

同用堯字如張嘉貞詩首句靈沼初開漢神池舊浴堯

地部

南益頁角卷三十一

昆明池

六

昆明池五

原詩周庾信晚讌昆明池詩曰春餘足光景趙李舊經
過上林柳腰細新豐酒汎多小船行釣鯉新盤待摘荷
蘭臯徒稅駕何處有凌波 又和炅法師遊昆明池詩
曰秋光麗曉天鷓舸汎中川密菱障浴鳥高荷沒釣船
碎珠縈斷菊殘絲繞折蓮落花催斗酒棲烏送一絃
隋江總秋日昆明池詩曰靈沼蕭條望遊人意緒多終
南雲影落渭北雨聲過蟬噪金隄柳鷺飲石鯨波珠來
照似月織處寫成河此時臨水歎非復采蓮歌 隋薛
道衡秋遊昆明池詩曰灞陵因靜退靈沼暫徘徊新船

木蘭楫舊宇豫章材荷心宜露泣竹徑重風來魚潛疑
刻石沙暗似沈灰琴逢鶴欲舞酒遇菊初開羈心與秋
興陶然寄一杯 虞茂賦昆明池一物得織女石詩曰
隔河圖列宿清漢象昭回支機就鯨石拂鏡沈池灰船
疑海槎度珠似客星來所恨雙蛾斂逢秋遂不開 元
行恭秋遊昆明池詩曰旅客傷羈遠樽酒慰登臨池鯨
隱舊石岸菊聚新金陣低雲色近行高雁影深欹荷瀉
園露臥柳橫清陰衣共秋風冷心學古灰沈還似無人
處幽蘭入雅琴 唐太宗冬日臨昆明池詩曰石鯨分
玉溜劫燼隱平沙柳影冰無葉梅心凍有花寒野疑朝

霧霜天散夕霞歡情猶未極落景遽西斜 李百藥和

許侍郎遊昆明池詩曰神池望不極滄波接遠天儀星
似河漢落景類虞泉年深平館宇道泰偃戈船差池下
鳧雁掩映生雲煙浪花開已合風文直且連稅馬金隄
外橫舟石岸前羽觴傾綠蟻飛日落紅鮮積水浮深智
明珠耀雅篇大鯨方遠繫沈灰獨未然知君嘯儔侶短
翮徒聯翩 任希古和七月七日遊昆明池詩曰秋風
始搖落秋水正澄鮮飛眺牽牛渚激賞鏤鯨川岸珠渝
曉魄池灰斂曙煙汎槎分瀉漢儀星別構天雲光波處
動日影浪中懸驚鴻結蒲弋遊鱗入莊筌萍葉疑江上

菱花似鏡前長林代輕幄細草即芳筵文華開翠岱筆
海控清漣不挹蘭尊聖空仰桂舟仙 沈佺期奉和晦
日幸昆明池詩曰法駕乘春轉神池象漢回雙星遺舊
石孤月隱殘灰戰鷁逢時去恩魚望幸來岸花緹騎繞
隄柳幔城開思逸橫汾唱歌流宴鎬杯微臣凋朽質羞
覩豫章材 宋之問奉和晦日幸昆明池詩曰春豫靈
池會滄波帳殿開舟凌石鯨度槎拂斗牛回節晦冥全
落春遲柳暗催象溘看浴景燒劫辨沈灰鎬飲周文樂
汾歌漢武才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

增唐蘇頌昆

明池晏坐王兵部珣見示以三韻因而有答詩曰畫舸

疾如飛遙遙泛夕暉石鯨吹浪隱玉女步塵歸獨有銜
恩處明珠在釣磯 沈佺期昆明池侍宴應制詩曰武
帝伐昆明穿池習五兵水同河漢在館有豫章名我后
光天德垂衣文教成黷兵非帝念勞物豈皇情春服過
鯨沼雲旗出鳳城靈魚銜寶躍仙女廢機迎柳拂旌門
暗蘭依帳殿生還如流水曲日晚棹歌聲 張嘉貞恩
敕尚書省寮宴昆明池應制同用堯字詩曰靈沼初開
漢神池舊浴堯昔人徒習武明代此聞韶地脉山川勝
天恩雨露饒時光牽利舸春淑覆柔條芳醞醒千日華
棧落九霄幸承歡賚重不覺醉歸遙 蘇頌恩敕尚書

省寮宴昆明池應制同用堯字詩曰露渥灑雲霄天官
次斗杓昆明四十里空水極晴朝雁似銜紅葉鯨疑噴
海潮翠山來徹底白日去回標泳廣漁槎溢浮深妓舫
搖飽恩皆醉止合舞共歌堯 又奉和晦日幸昆明池
應制詩曰炎曆事邊陲昆明始鑿池豫遊光後聖征戰
罷前規霽色清珍宇年芳入錦陂御杯蘭薦葉仙仗柳
交枝二石分河瀉雙珠代月移微臣此翔泳恩廣自無
涯 李又奉和晦日幸昆明池應制詩曰玉輅尋春賞
金堤重晦遊川通黑水漫地派紫泉流晃朗扶桑出綿
聯樹杞周鳥疑埋海處人似隔河秋劫盡灰猶識年移

石故留汀洲歸棹晚簫鼓雜汾謳

增賦唐張仲素漲昆明池賦曰空闊靈沼蒼茫舊規昔
穿焉迎秋而大閱戎艦今漲也乘春而無竭陂池惟時
陽侯既序陰冰已泮天子乃詔京尹以亢役命水工而
叶贊陳衆力而雲鋪勃興浚萬派而箭流共灌澹汪汪
之積水似耿耿之斜漢况復穀雨初霽天桃正春總上
善以利物涵聖澤之深仁軼彼宮沼瀾如海濱鼓金堤
之曲岸揚石鯨之彩鱗浪湧煙郊更失辨牛之淚日華
翠激纔分織女之津伊昔殊荒未化勤遠是思非障澤
之瀦矣將水戰而隸疑作肆之構館浮鷁以遨以嬉獮獮

呈形有類於文身之俗鳧鷖亂響如習乎下瀨之師春
水平兮波緩春日煦兮沙暖雖守柔以易狎竟安卑而
就滿重泉之沫騷騷而若回淺沚之毛離離而漸短至
若鏡朗風收澄明不流沃餘潤於荒野引孤光於釣舟
豈獨鼈蜃是獻實亦龜龍載游厥迹旣徃前聞可想故
人遙集曾分劫火之灰蕃帥來朝暗識滇河之象其漲
則那式詠且歌開鄭白之墳衍流畎澮以天波瑞氣長
凝表宸居之在鎬晴虹乍飲若榮光之出河大哉水之
爲量皆從夫一勺之多

增序唐宋之問上巳泛舟昆明池宴宗主簿席序曰暮

洪鑑類四卷三十一
春脩以文之會上已邀被禊之遊乃結搢紳撰清辰殷
殷麟麟歎霧驚塵望昆明之濱觀其大浸川陸博資畿
甸鳧鷖發海來往沈浮日月麗天東西出入千年珍館
無復豫章四面金堤仍同樹杞是日也駢肩錯轂備朝
野之歡娛衽服靚粧匝都城之里閑翠幕星布錦帆霞
屬餘瀝下醉於綃人新聲遠聒於川后縱目遐覽識皇
代之承平得意同歸有吾儕之行樂高明一座桂樹藂
生君子肆筵玉山交映東暫以言談得俊張華以史漢
先鳴登旨酒而無荒絃清琴而自逸於是涉連榻命孤
舟桃水漲而浦紅蘋風搖而浪白逼匡阜兮遵彭蠡邈

矣載浮指衡岳而超洞庭眇焉疑到曲島之光靈乍合
神魂密遊中流之萍藻忽開龜魚潛動晞鏤鯨而鼓棹
共看燒劫之灰歷牽牛而問津欲取支機之石晴光劃
野有象而必形夕陽照山無奇而不見思溢今古心搖
草木漢家城闕遺之以雜霸之風秦塞膏腴潤之以太
平之色景窮勝踐歸限嚴闈思染翰於上林願揮戈於
濛汜主稱未醉惟見馬駐浮雲賓共少留自有魚銜明
月宮商待叩羣公之獲助已多序引先題下走之求蒙
不逮請授素幅以頌佳遊使一時之興詠遙存千古之
姓名常在 孫逖宰相及百官定昆明池旬宴序曰皇

帝御天下之十有九載賜羣臣十日宴所以畢春氣樂
太平也越三月己巳會於定昆明池於是秉鈞宗公執
事庶尹華袞赤舄黼衣繡裳奉璋峩峩珮玉鏘鏘仰丹
闕而拜命俯清川而樂飲大庖孔碩尹京爲致餼之司
旨酒思柔柱史爲佐樽之政旣錫之以高會又悅之以
備樂脩妓羅舞名倡間歌含姑洗於鐘鼓動陽春於羽
籥陟則設帟降則具舟舫文鷁以泝洄與飛鷗而狎玩
魴鱠甫甫鳧鷖翼翼熏風敷散於草木喜氣宛延於郊
甸亦旣醉止于胥樂兮

漕河一

原白帖曰水運曰漕

釋文獻通考東萊呂氏曰古者

天子中千里而爲都公侯中百里而爲都天子之都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所以禹貢所載入於渭入於河之類不過是達朝廷之路耳如管子所論粟行三百里則無一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無二年之積孫子所謂千里饋糧士有飢色又是當日諸侯侵伐一時轉輸之道則如此至秦併諸侯罷五等置郡運天下之粟然後漕運之法自此興而漕河亦自此講矣按政術部中詳載漕運而水部先有漕河一類則漕運旣專叙歷代倉庾漕河宜備考歷代

河渠即河渠之無與于漕但資民田灌溉者亦不得混入焉

漕河二

增左傳曰晉饑秦輸之粟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

之役

雖秦晉兩國一時之輸而雍絳水運相通實漕河之見端也

春秋魯哀公九

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

以通糧道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今廣陵邗江是也

秦本紀曰始皇欲北伐使天下飛芻挽粟起於黃腫

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 史記曰婁敬說高帝都關

中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

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

以委輸敬說是也 孝武本紀云元光六年春穿漕渠

通渭 食貨志曰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而緣河

之郡隄塞河輒壞浚費不可勝紀其後番係欲省底柱
之漕穿汾河渠鄭當時以渭漕回遠鑿漕直渠自長安

至華陰而朔方亦穿漑渠作者各數萬人費亦各以鉅

萬千數 後漢書張純傳曰建武二十三年純爲大司

空上言穿陽渠引洛水爲漕大得其利 注陽渠在洛陽城南 王

景傳曰景沈深多技藝永平十二年議脩汴渠乃引見

景景陳其利害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渠功業有成賜

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

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共脩渠築隄自滎陽漕渠東
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磧十里
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明年渠成於漕大利帝親自巡
行詔濱水郡國置河隄員吏拜景爲河隄謁者 孝章
本紀曰建初三年詔罷常山滹沱石白河漕因謁者鄧
訓上言此漕難成也 晉食貨志曰魏脩廣淮陽百尺
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以便漕又大治大陂于潁南潁
北 又曰賈逵爲豫州刺史南與吳接脩水戰之具過
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也 隋
食貨志曰文帝以渭水多沙漕者苦之開皇四年詔左

庶子宇文愷帥水工鑿引渭水三百里名廣通渠漕運
通利 本紀云開皇七年于揚州開山陽瀆以通漕

郭衍傳曰衍於開皇九年爲開漕渠大監鑿引渭水自
大興城即西京城也至潼關四百餘里關中賴之名富人渠

薛胄傳曰開皇中胄爲兗州刺史先是城東沂泗水
合而南流汎濫胄積石堰之浚令西注通漕利盡淮海
號爲薛公豐兗渠 通典云煬帝大業元年開通濟渠

西通河洛南達江淮天下利於轉輸 唐食貨志曰唐
都關中土地狹所出不足給京師常漕東南之粟高祖
太宗用物有節高宗後歲用益多開元二十一年裴耀

卿請置東西倉以避三門水險謂之水陸運

史記正義底柱山谷

名三門山

二十九年李齊物鑿砥柱以通漕然水益湍悍舟

不能入天寶三年韋堅代爲水陸運使始漢有運渠起

關門西抵長安通山東租賦迄隋常治之堅乃占咸陽

壅渭爲堰初漑水銜苑左有望春樓堅於樓下鑿爲潭

以通漕三年而成

唐志望春樓即在長樂殿也

賜名廣運潭自裴耀

卿言漕事進用者以堅爲最未幾潭不可漕付司農掌

之爲捕魚之所 黎幹傳曰唐大曆元年幹遷京兆尹

以治稱京師苦樵薪乏幹自南山開渠抵景風延喜門

入苑以漕薪炭帝御安福門觀之幹密具舸船作倡優

水嬉以媚帝久之渠不就 齊澣傳曰開元中澣爲潤
州刺史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溺澣徙漕
路由京口埭下治伊婁渠二十五里以渡楊子歲無覆
舟減運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征其入歲利百億

文獻通考曰宋都于汴其初四河所運未有定制至太
平興國以後汴河黃河惠民河廣濟河歲運五百五十
萬石 陳止齋曰汴都漕運分爲四路江南淮南浙東
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
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河蔡河
入汴至京師

閔河蔡河本一水即惠民河也

京東之粟自五丈河歷曹

濟及鄆至京師四河所運惟汴河最重 玉海云宋乾

德淳化中屢疏黃河運道天聖七年高弁高繼密等上

黃河諸埽圖 輿地廣記曰汴河蓋古葭蕩渠也首受

黃河水自隋開浚以通江淮漕 玉海曰熙寧四年命

發運副使史公弼脩泗州洪澤河九年王子京脩運鹽

河自泰州至如臯百七十餘里元豐二年浚淮南運河

自召伯堰至儀真十四節六年發運副使蔣之奇請開

治長淮洪澤河役民夫九萬二千元符元年脩楚州河

賜名通漣河皆爲東南漕渠計也 續文獻通考曰元

都於燕漕專恃乎東南其初運由海道世祖時因壽張

尹韓仲暉獻議于至元二十六年興工起東平州安民
山西南道壽張西北二百五十里抵臨清引汶絕濟直
屬御河即今衛河建閘三十有一以節蓄洩遂名會通
河 又曰大通河即潞河也至元二十九年以郭守敬
爲都水監守敬導昌平縣白浮村神仙泉過雙塔榆河
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匯於積水潭從東折而南入舊
河每十里置一閘以時蓄洩賜名曰通惠 又記淮安
漕道曰自漢以來即有高家堰在淮安之東南永樂間
築堤堰上以防淮水東侵又有府北鑿河蓄諸湖水南
接清口凡六十里曰清江浦乃運船由江入淮之道

又記揚州高寶運道曰高郵邵伯等湖皆有石隄運船
觸隄往往敗溺弘治三年於高郵湖東開新河以避其
險曰康濟河萬曆十二年又於石隄之東開新河二十
餘里以避寶應槐角樓一帶之險名曰弘濟河 又記
徐呂二洪漕道曰徐州洪在徐州爲運河要害亂石峭
立凡百餘步成化四年命鑿石以利舟楫呂梁洪在徐
州東南六十里有上下二洪相距七里亦運河要害成
化八年甃二石隄

漕河三

漕都秦

輸渭

西漢及唐都咸陽
天下漕皆輸渭水

宅梁

歸汴

東漢
及宋

宅洛陽天下
漕皆歸汴渠

王燕

貢潞

元及明王幽燕天
下漕皆貢潞河

百尺

五丈

魏脩淮陽百尺渠以便漕見前晉食貨志
漕一自五丈河即廣濟河也見前文獻通考

宋

千乘

三門

漢脩汴渠漕東至千乘海口見前王景
傳唐襄羅卿兼水陸運避三門之險

見前唐
食貨志

富人

惠民

隋開皇中開漕渠曰富人渠見
前郭衍傳宋漕一自惠民河

見前文
獻通考

鑿潭

圖埽

唐韋堅鑿廣運潭以集漕艘見前
唐食貨志宋天聖中高繼密

等上黃河諸埽
圖見前玉海

廣濟

會通

宋漕河有四一名廣濟
河見前文獻通考元

運自東平州抵臨清名
會通河見前續文獻考

永濟

大通

隋煬帝於河北
開永濟渠見通

鑑元漕會大通河即
潞河也見文獻通考

賈侯

薛公

賈逵刺豫州開
運渠遂名賈侯

渠見前晉食貨志
水通漕名薛公豐兗渠見前薛曹傳

薛公

原通

零桂

達褒斜

杜預傳預鎮褒陽開陽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
里以通零桂之漕漢書元光中人有上書欲

地部

漕

漕河

三

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作褒斜

道果便近而水多端石不可漕

後漢建初中罷滹沱石白河漕見前本紀陽焉言河

上下患底柱隘可鑄廣之上使焉鑄之而水益端怒

增開伊婁

脩洪澤口見前於傳宋熙寧中史公

弼蔣之奇脩淮泗

洪澤河見前玉海

升樓望

御門觀唐章堅作廣運

明皇升樓望之大悅見唐食貨志

渠以漕薪炭代宗御安福門觀之見前幹開

永平巡

開皇詔

漢明帝永平十二年巡行汴渠隋文帝

長樂陂前

望春樓下

唐廣運潭開在望春樓下

原

樹柵立埭

燒石翦木

晉書謝元既克苻堅乘勝下兗

柵立七埭為派以利運漕後漢虞詡傳為武都守

漕運道艱澀詔案行自涓至下辨數十里燒石翦木以開

增賈讓三策

劉晏一書漢待詔賈讓上治河三

宰相書
論漕渠

渠因賈著

瀆以孟名

上見前賈侯渠
理志常州武進縣西

地

有孟

漢優王景

唐寵韋堅

王景以治渠拜河隄謁

者

韋堅以轉運進常

者

者

侍並

雍絳汎舟實始漕政

江淮運道遂富國租

漕河四

增潰渭洞河

班固西都賦東郊有
通溝大漕潰渭洞河

泛舟山東

又曰泛舟山東

控引淮湖
與海通波

都水

漢百官表三輔皆有都水如馮參領
護左馬翊都水劉向領護三輔都水

經明禹

河隄謁者

漢志王延世領河隄謁者秩千石或名其官為護都水使者

經明禹

貢

漢平當傳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領河隄

言水災

李尋傳以尋言且有水災拜尋騎都尉使

獲河

五謁者

晉傅元傳元上疏曰先帝分河隄為四

部凡五謁者以水功至大非一人所用

也

拖渠

鮑照蕪城賦拖以漕渠注謂邪溝也

引粟淮海

潘岳西征賦漕引淮海之

地部

引益貢為卷三十一

漕河

三

粟

疏嘉陵江漕

地理志唐元和中節度使嚴礪自縣以西開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醴

以碎之通漕以饋成州戍兵

運木渠

會要唐大曆元年鑿運木渠自京兆府東入於上苑

灘水漕

唐李勣傳桂州有灘水秦命史祿伐粵鑿為漕馬援討徵側復治以通餽後江水潰毀每餉役

數十戶濟一艘渤瀕浚舊道障泄得宜舟楫利焉

隋害唐利

皮日休作汴河銘曰在隋則害

在唐則利

元豐導洛記

玉海宋元豐元年都水丞范子淵畫十利請導洛通汴以便漕因刻

元豐導洛記於洛口廟

黃陵岡石人眼

元史黃河決漕運使賈魯議必塞北河疏南河

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隻眼

而汝穎之兵起

論曆代建都漕道

明總督漕運王宗沐疏曰唐都于秦有險可依而無

水通利有險則天寶興元恃其強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都于梁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有水則景德元

祐享其全無險則重和宣和受其敝元明相繼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為城南有天津大通以為池梁秦之所

不得
望也

漕河五

增詩元王惲輓漕篇曰湯湯汶水波西驚復東注勢雖
汗漫來止可流東楚發源本清淺入夏即沮洳安能浮
重載通漕越齊魯有時汎商舶潦漲藉秋雨船官行有
程至此日艱阻鉅野到齊東著淺凡幾處必資州縣力
澀滯方可度漫村趕丁夫所在沸官府先須刮流沙推
挽代篙艖硬拖泥水行奚異稟盪努涉寒戰股腓負重
傷背脊咫尺遠千里跬步百舉武茲焉幸得過斷流行
復阻又須集牛車陸遞入前浦中間吏因緣爲弊不可

數舟中一斛粟百姓幾辛苦今復起堰填壅積百方禦
木石動萬計科配困氓伍不思根源微隄障深幾許轉
漕本便民廣儲實國補事功貴順成勉強終齟齬惜將
生民力委棄若泥土山東實重地一靜乃可撫嘗聞建
隆間有相曰趙普凡百投利人罷遣皆不取以茲報國
恩後世比申甫黃閣十餘年清風一萬古 又通漕引

曰漢家鼎定天西北萬乘千官必供億近年職貢仰江

淮海道轉輸多覆溺東

此泉

清泉縣

二百八淪注西來

與清合安流取直民力省積水浮網纜兩閘自昔河防
爭橫議祇辦薪芻不勝計宣防瓠子至今悲以彼方茲

功極細役徒三萬期可畢一動雖勞終古利裏糧荷鍤
去莫遲行看連檣東過薊休說春潭得寶歌長笑韋郎
空侈麗從今粒米斗三錢狼藉都城樂豐歲

壇詔隋文帝開漕渠詔曰京邑首居五方輻湊重關四
塞水陸艱難朕君臨區寓興利除害公私之弊情所愍
之故東發潼關西引渭水因藉人力開通漕渠已令工
匠巡歷渠道觀地理之宜審終久之義可使官及私家
方舟巨舫晨昏運漕汭汭不停誠知時當炎暑動致疲
勞然不有暫勞安能永逸宣告人民知朕意焉

壇考宋馬端臨漕渠考曰案西漢與唐俱都關中皆運

東南之粟以餉京師自河渭沂流而上然漢武帝時運
六百萬斛唐天寶極盛之時一歲能致四百萬斛餘歲
止二百五十萬斛至德以後僅百餘萬而已俱未能及
漢之數將運彌艱費彌重耶抑古今水道有險易之不
同耶

增奏疏宋元祐七年知揚州蘇軾上疏曰臣竊見嘉祐
中張方平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
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
立國國恃食食恃漕漕路一梗朝廷無所措手足矣其
所陳十四策實可采云 明丘濬奏議曰臣惟運東南

粟以實京師在漢唐宋皆然然漢唐都關中宋都汴梁
所漕之河皆因天地自然之勢非若會通一河前代所
未有而元人始創爲之也元人爲之所運僅數十萬而
今日極盛之數則踰四百萬蓋十倍之矣昔宋人論汴
水以爲大禹疏鑿隋煬開濬終爲宋人之用嗚呼夏至
隋隋至宋中經朝代非一謂天意顯在宋臣不敢知若
元之爲此河以爲我朝用其意豈不彰彰然明矣哉

淵鑑類函卷三十九